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第二十二期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良友 THE YOUNG COMPANION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popular magazine in China

DECEMBER 30, 1927

¢20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出版
Published by
Liang You Co.
N.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na.

胡珊女士　　泥江攝

本期要目

兩歲以後之良友

刷新並加價之預告

由二十五期起——每册零售定價大洋三角

定閱全年國內連寄費三元六角

國外連寄費四元貳角

由二十五期起——封面用橡皮版彩色精印美女畫

內容材料精選刷新　加英文說明

陽曆二月一號以後定報者須以新價由廿五期定起欲得廿五期以前各期者請以每册二角之價銀零購

上海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謹啓

本報加價之理由

一，以現在之本報而論，所用紙張，製版，印刷，俱用上等工料；每册只售一角，並除批發之折扣，取價之低廉，顯然易見。際茲生活程度日高，工料價格日漲之時，爲維持長久計，故不得不酌增價目。

二，本報應各處之需求，印額每期增加，而廣告收入增加，速率，遠不及成本增加之速率，是以印額與營業收入適成反比例—愈印多則收入愈微。本報不欲限制印額，同時又不欲印額增而致虧損故不得不加價。

三，二十五期後，封面特請名畫家繪大幅美人畫，用橡皮版精印，敢信爲中國雜誌封面中之最美麗者。同時內容材料改善，並加英文說明。是以成本驟增，亦爲加價理由之一。

四，本報固以閱者利益爲中心，以全佈廣遍爲目的；同時不能作超于力量所及之犧牲。夫經濟充裕，百端改革始易着手，取材自可精益求精，深信此次加價，必得閱者原諒。如商務印書館代理世界銷數最大之美國雜誌"Saturday Evening Post"最近發出通告，由一九二八年二月起，定價由美金五分增至四角（原價之八倍）——本報固非效尤，不過在此舉出一例，以證本報加價，乃有充份理由而非苛求者也。

最近出版

梁得所的

若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著者在自序裏說：「我把平日隨筆寫成的雜感收集成這本若草。題名之由來一因這些文字零碎而不珍貴，好比一撮草；二則偶見和文釋異說「若者嫩也」，而我這本創作集，其幼弱也彷彿嫩草一般。……這些不似論文不似小說又不是詩的東西，散刊過好幾篇。我頗愛惜這些文字，因爲都是從我心裏出來的。……惟其是寂寞，我便想找些事情做做，現在找着一件　那就是：把一些不知應該任其生長抑或應該投爐的草，擺在相識與未識的朋友之前。」

在若草三十五篇短文裏面，我們可發見梁君特殊的作風——深摯的觀感，簡練的文體，逸趣諷刺的筆調，冷雋沉痛的辭鋒。

本書印刷釘裝很精美。書內用上等毛書紙。封面爲留美畫家梁得允君所繪。（封面畫由美寄回來時，曾納入口稅九元二角。這也是一件趣事。）



第廿二期

雷峯夕照　高劍父作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
公司出版

本期目錄

定報函件封外請寫「良友公司發行部收」勿寫個人姓名否則遺失恕不負責

本公司中英文通信電話電報號碼

中文通信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英文通信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20 B North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na.

電話 北二一四三 N. 2143

電報號碼 Liyoprinco, Shanghai.



（伍千里攝）

焚刼三日之廣州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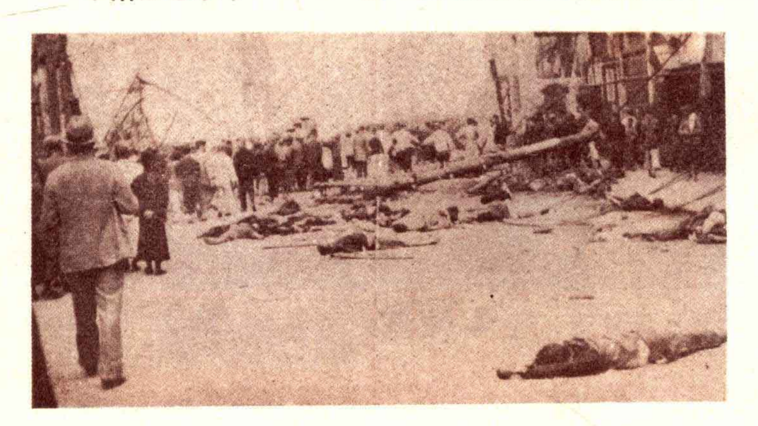
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此一片焦土爲昔日繁盛之永漢南路）

廣州共產黨禍亂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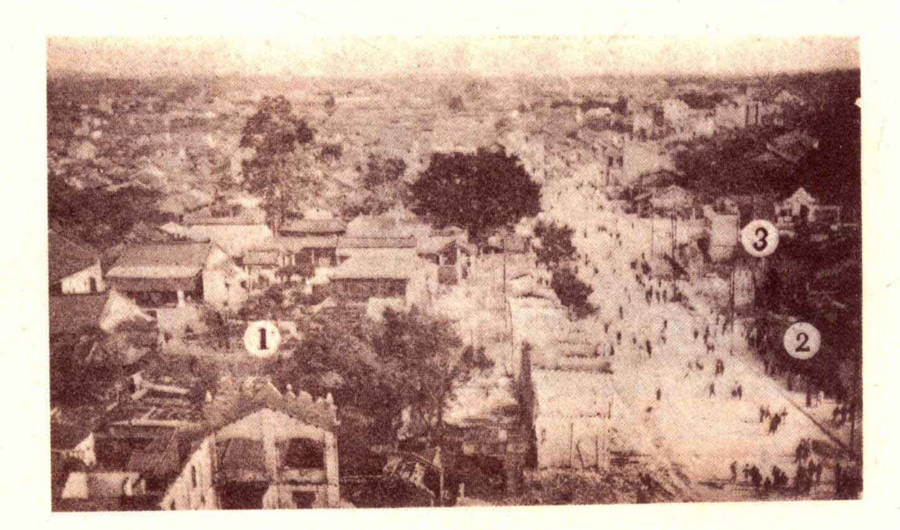
中下二圖爲廣州此次共禍重要之災區中圖1，消防總所隣近。2，文明路右邊。3，廣府學宮前。下圖1，永漢中路。2大南路。3仰忠街及大馬巷。4，東横街西横街。5泰康路。6，永漢南路至南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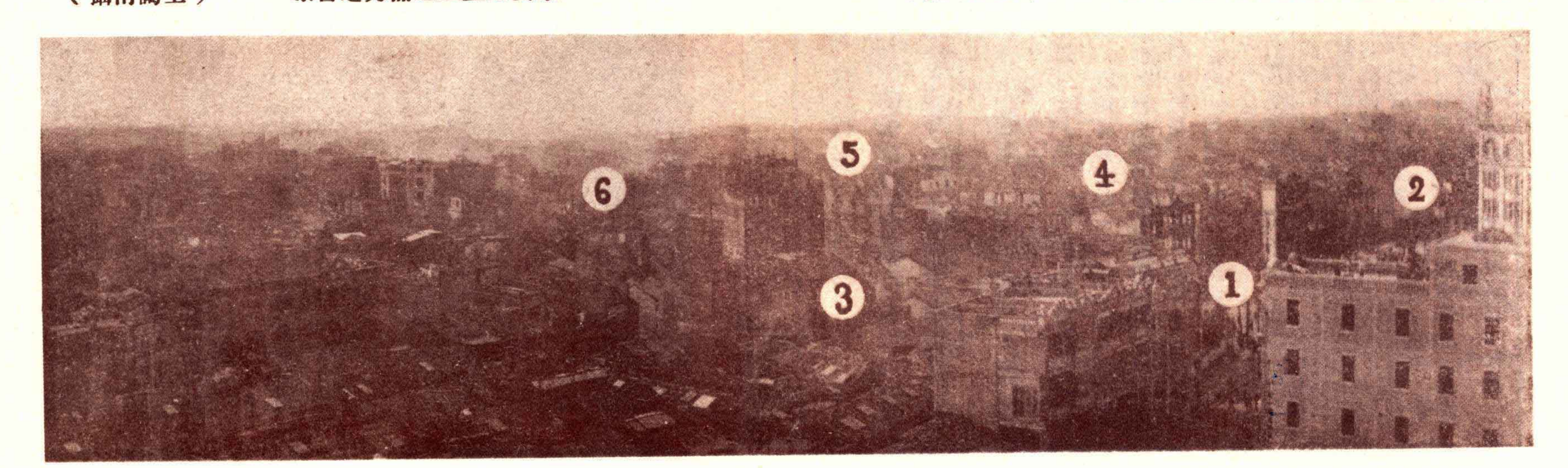
焚燬最劇之永漢南路又一影　（朱志滄攝）



永漢路上盡忠而死之警察　（王鑄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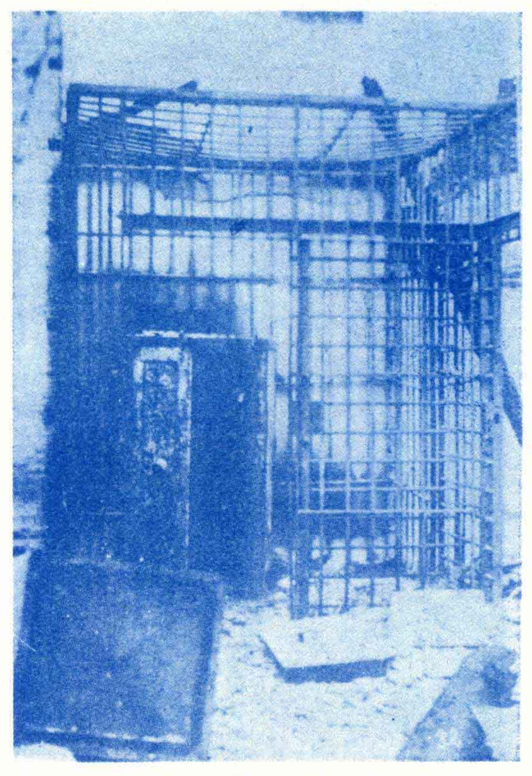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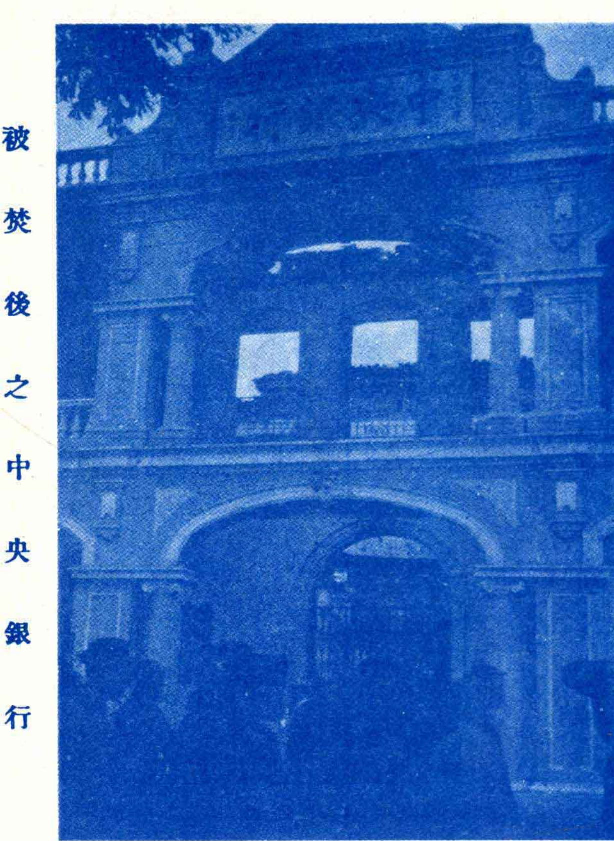
上下二圖（廣州共禍災區）　（胡棨攝）





冒險攝得之赤黨宣傳隊旗幟（王鐵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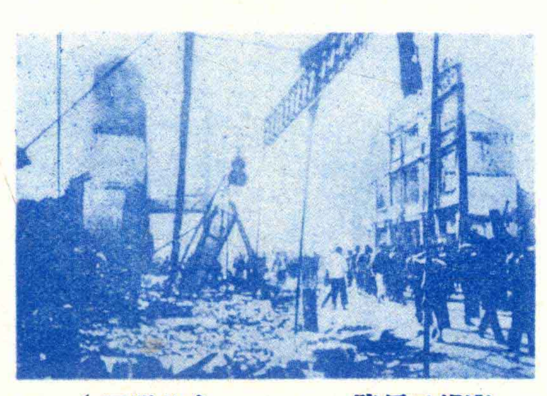

中央銀行金庫安全無恙（光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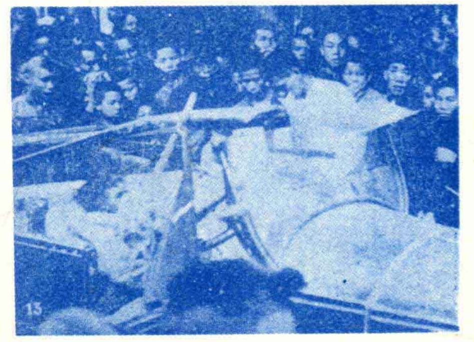

被焚後之中央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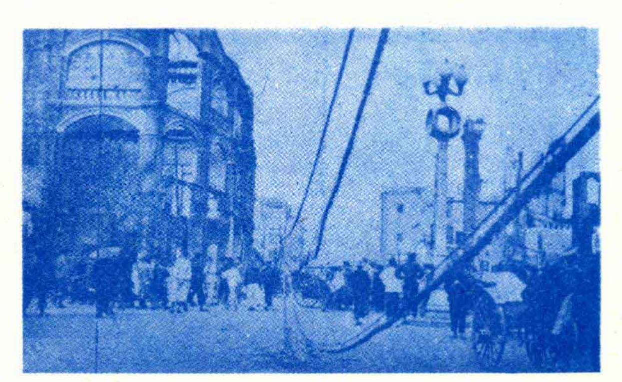
共產黨禍粵紀畧

十二月十一日，午前四時，廣州市東北槍聲忽起，由遠及近，間以喧聲，居民多從夢中驚覺，手足無措；黎明始知共產暴徒已盡佔全市黨政各機關，街上滿貼紅色反動標語，如是者三日，焚殺搶掠，毫無停息，火光到處，盡成灰燼，槍聲嚮處，生命如草芥，斯時共匪氣焰，可謂猛逾維蘇威火山，而市民之恐怖，爲空前所未有。十四日晨，援軍各路調到，包圍共匪，至午後，共匪始不敵，向東面敗退，頻行，盡肆搶掠屠殺，哭聲震天，事後白軍警協力查拿，當日共匪被捕而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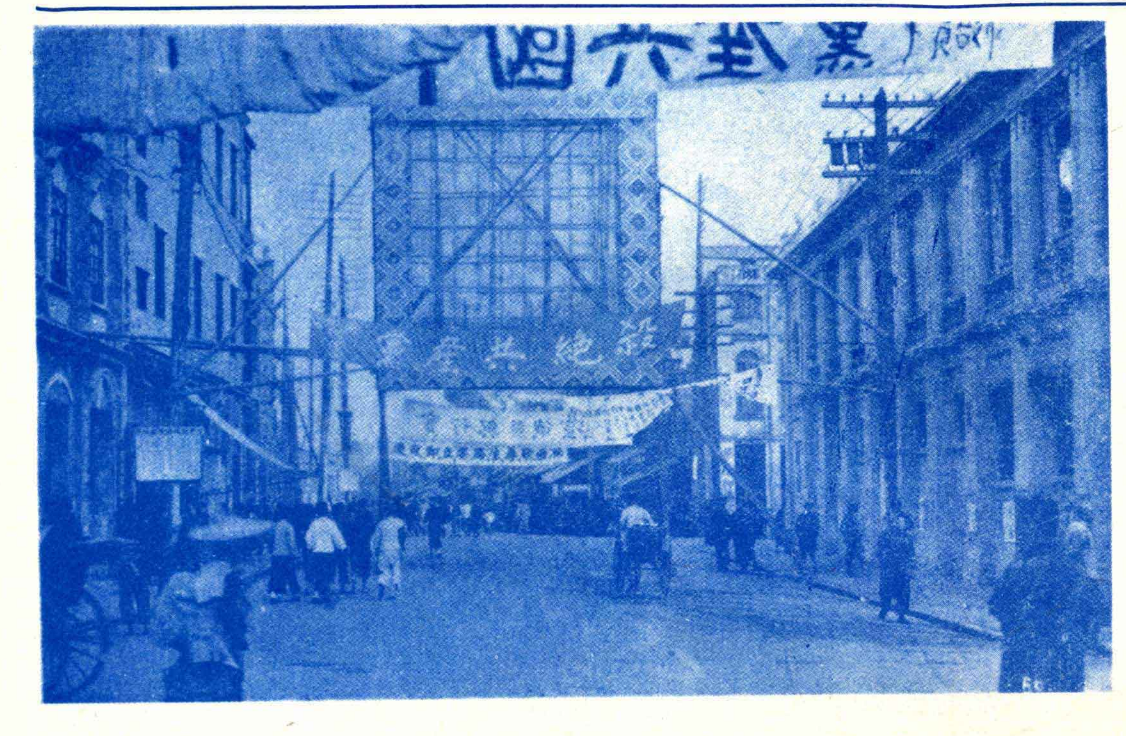

共黨敗退時第五軍渡江至廣州市（光繪攝）


南堤二馬路（英明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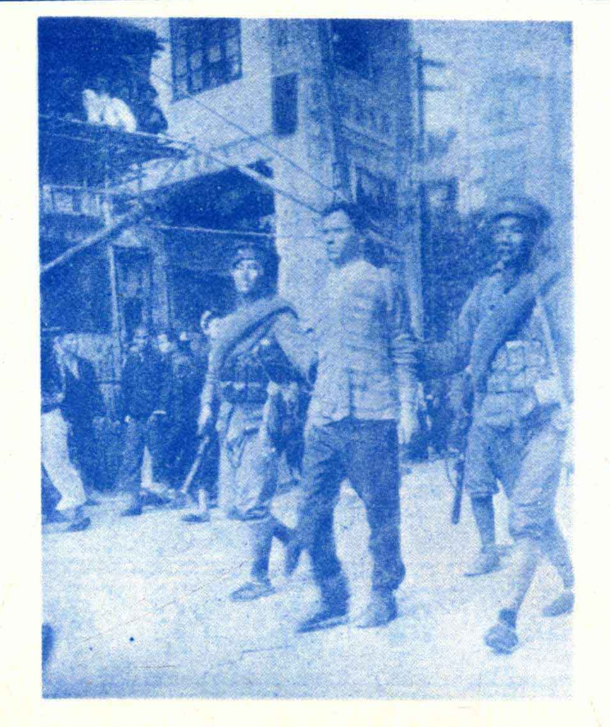

乘汽車逃難中途中彈殞命者


馬路殘跡（胡榮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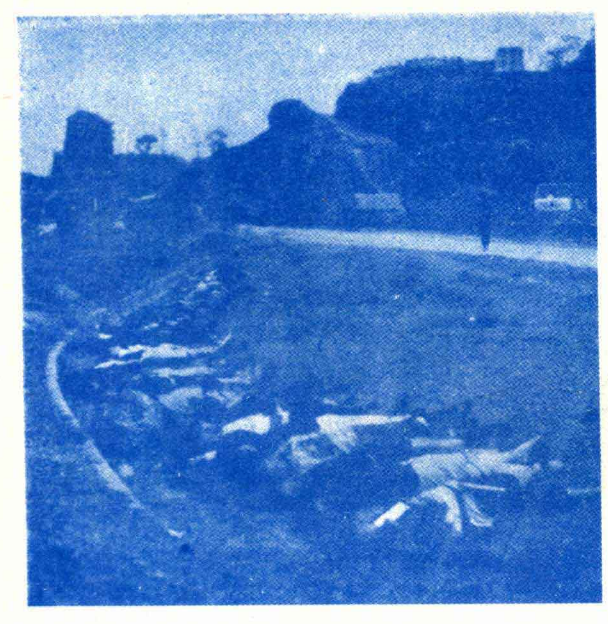

焚燒三日餘燼尚燃（胡榮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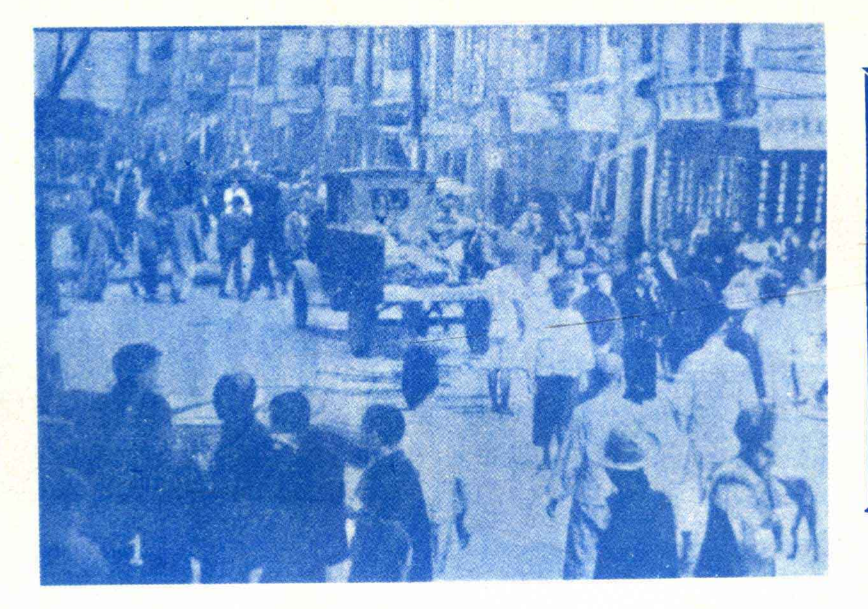
共黨退後之廣州市 （光繪攝）



捕獲俄國共產黨徒押往鎗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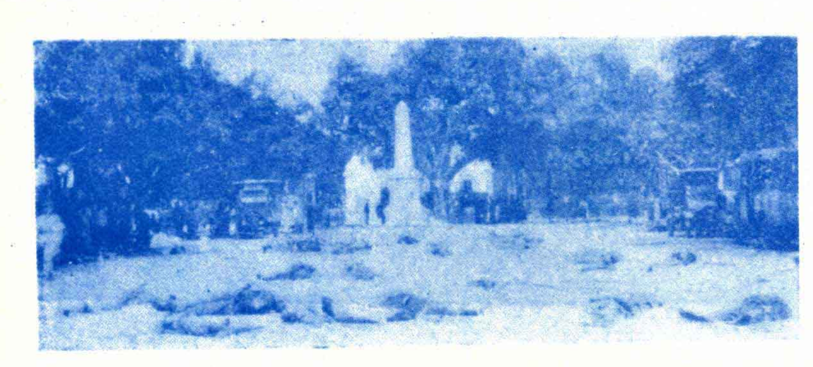


觀音山下鎗斃之共產黨徒 （伍千里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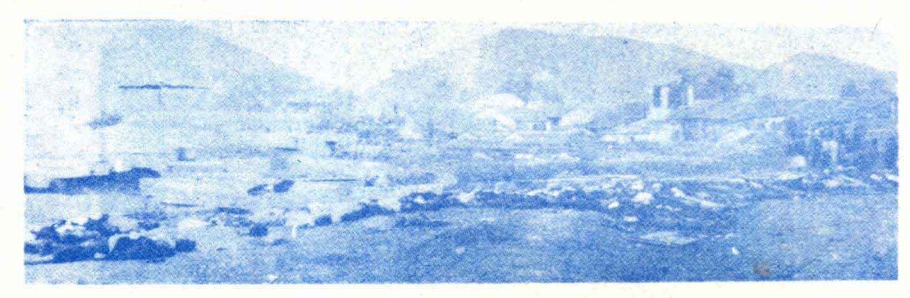


檢拾市內屍骸用車運出郊外

斃者，二千六百餘人，（根據方便醫院統計）連日更由人民舉發查捕卽行槍決，以寒賊胆。一場酷刼，幸告平息；然損失之巨，與共產黨之兇殘，可謂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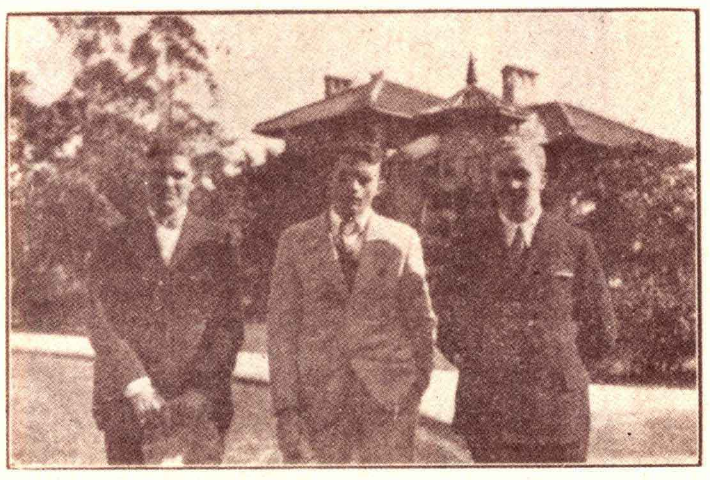
第一公園前之屍骸 （英明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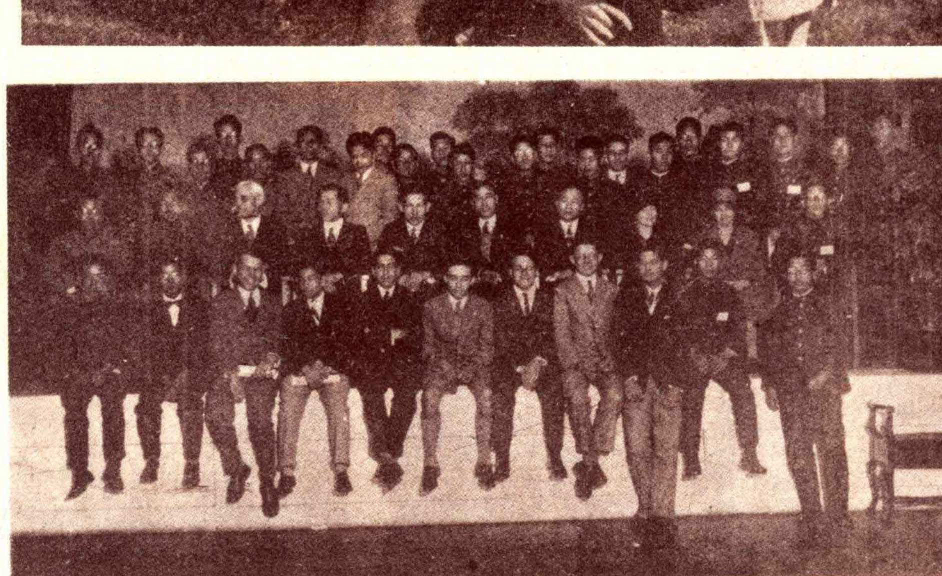


方便醫院所檢拾而未埋之屍骸 （英明攝）



公安局前之屍骸 （光繪攝）


遊歷各國之美國阿理根大學辯論團


美國阿理根大學與廣州嶺南大學辯論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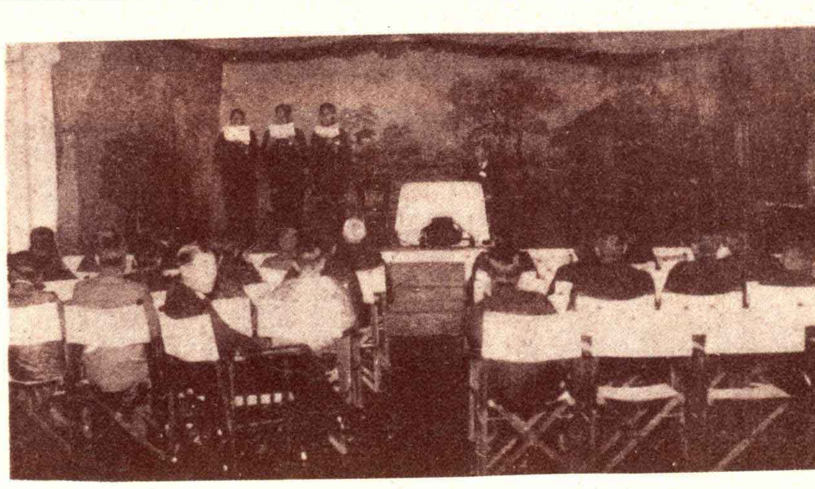
學生界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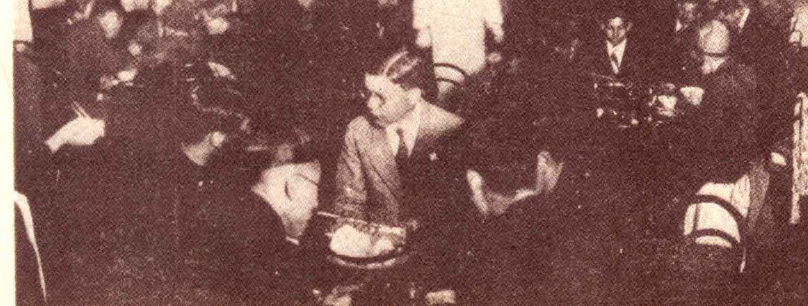
中國學生之光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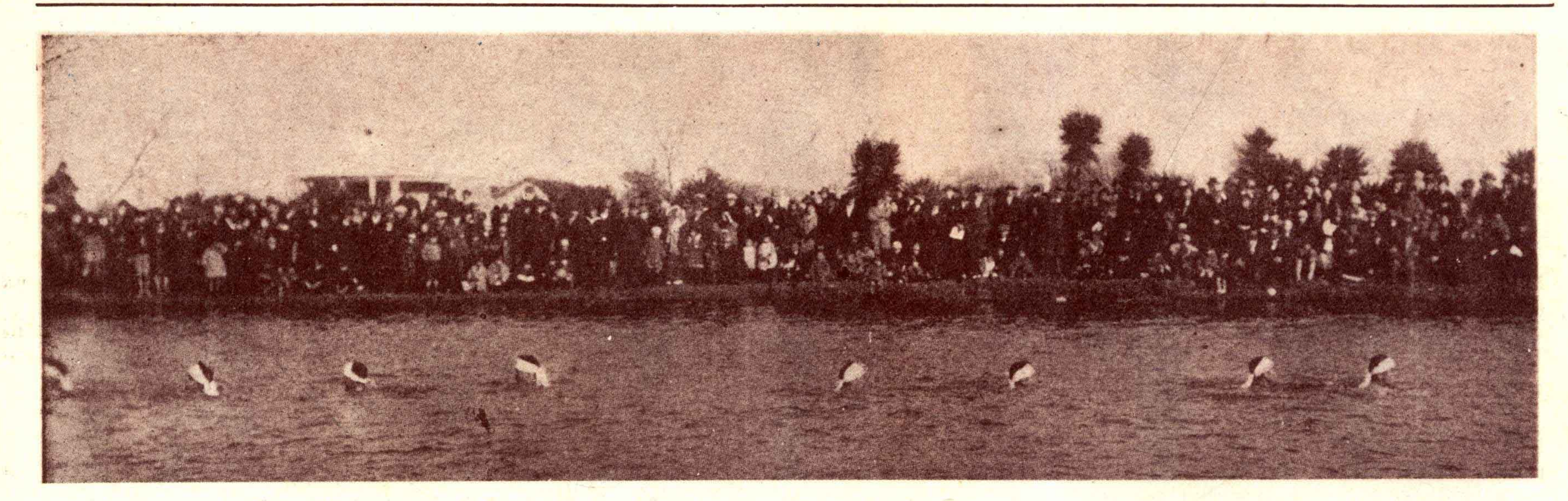
美國阿力根 Oregan 大學辯論團，經日本，檀香山，菲律賓各國而到廣州，與嶺南大學比賽。題爲「德謨克拉西失敗了」Democracy Is a Failure，嶺南取正面。辯論會主席朱兆辛博士，評判人爲美領事及關恩佐謝作佳。結果嶺南獲勝。聞阿大學辯論團已取道印度赴歐洲而返國云。上右圖爲兩團選手合影，嶺南選手爲梁觀渭，張似旅，郭其添三君。阿大學辯論團則爲 Thomason, Hamstead, McCroskey 三君。（曹耀寄）


上海各國學生親睦會（長澤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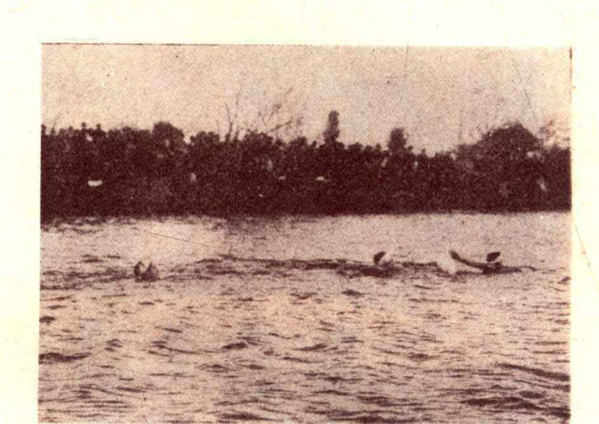
上海各國學生親睦會十二月廿六日舉行於日本人俱樂部（右及下圖）


親睦會中之聚餐（長澤攝）


親睦會中之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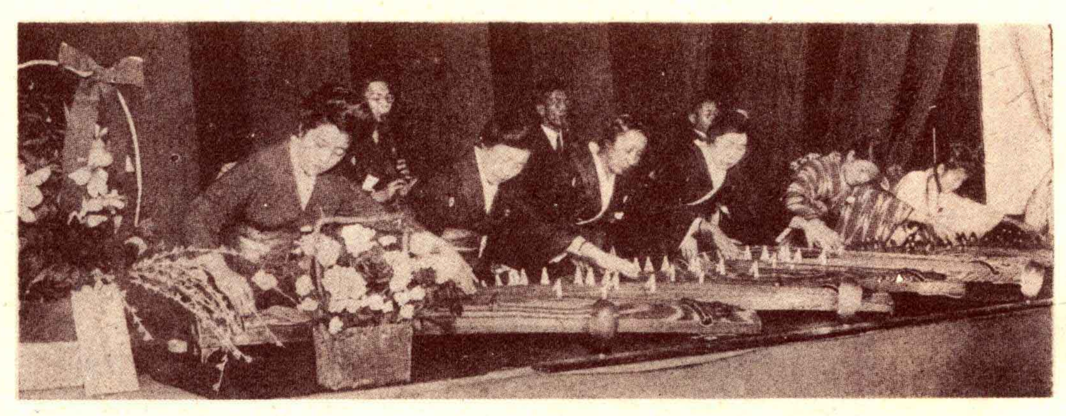


上海日僑同文書院學生新年作寒冬泅泳比賽攝影　（長澤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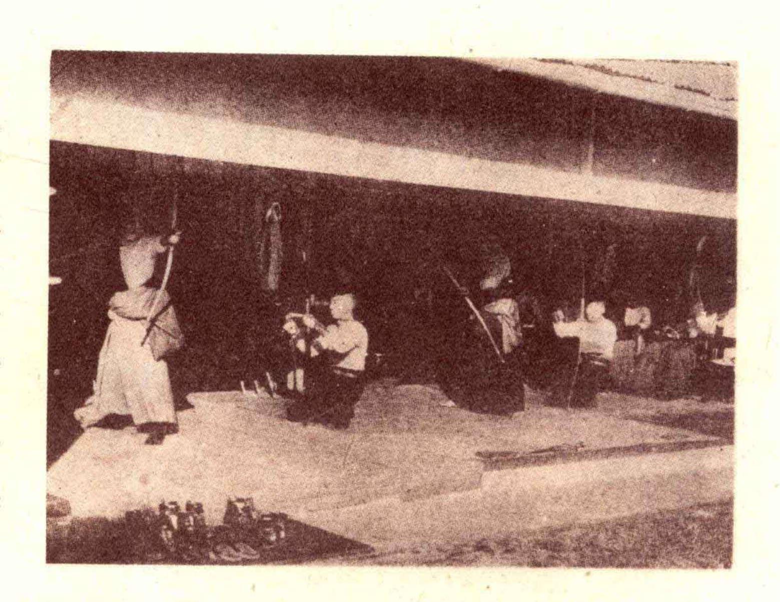


寒冬泅泳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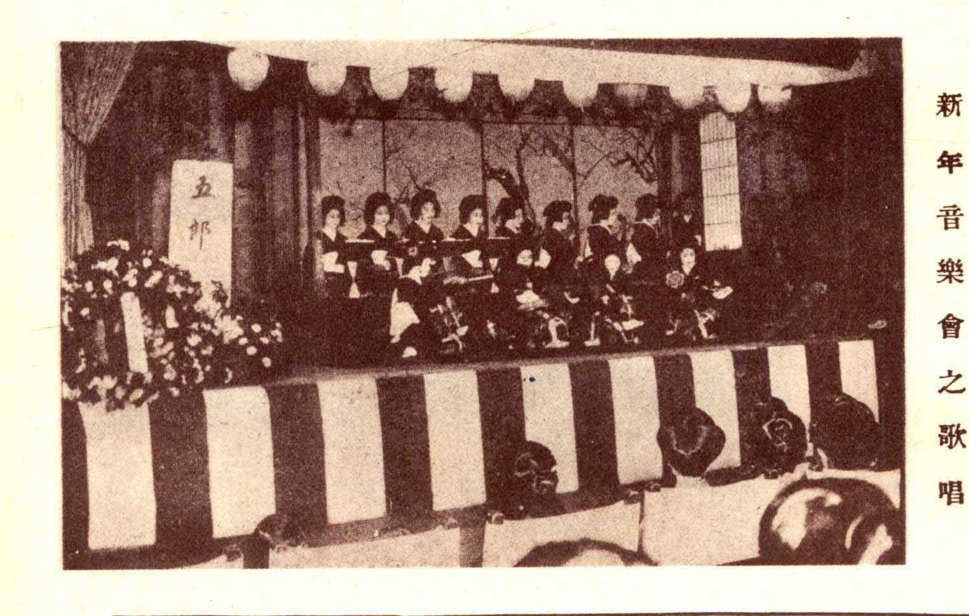
（長澤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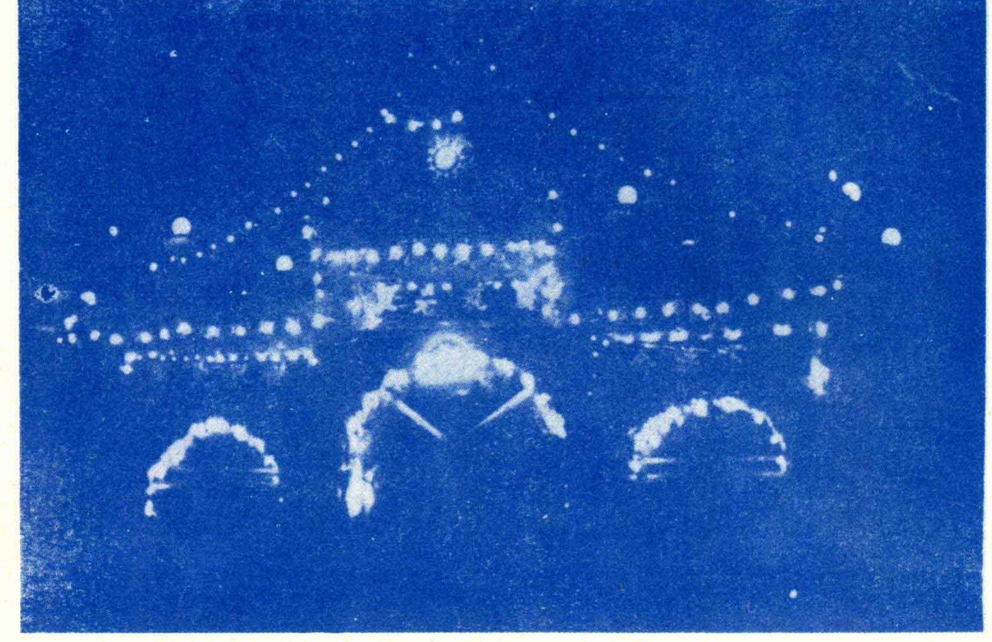
新年音樂會之管絃合奏



日人俱樂部之新年弓術表演　（長澤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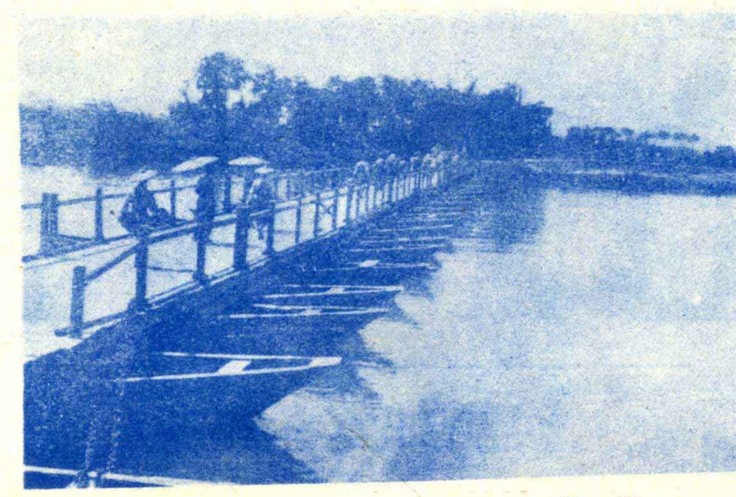
新年音樂會之歌唱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元旦夜景（南京宏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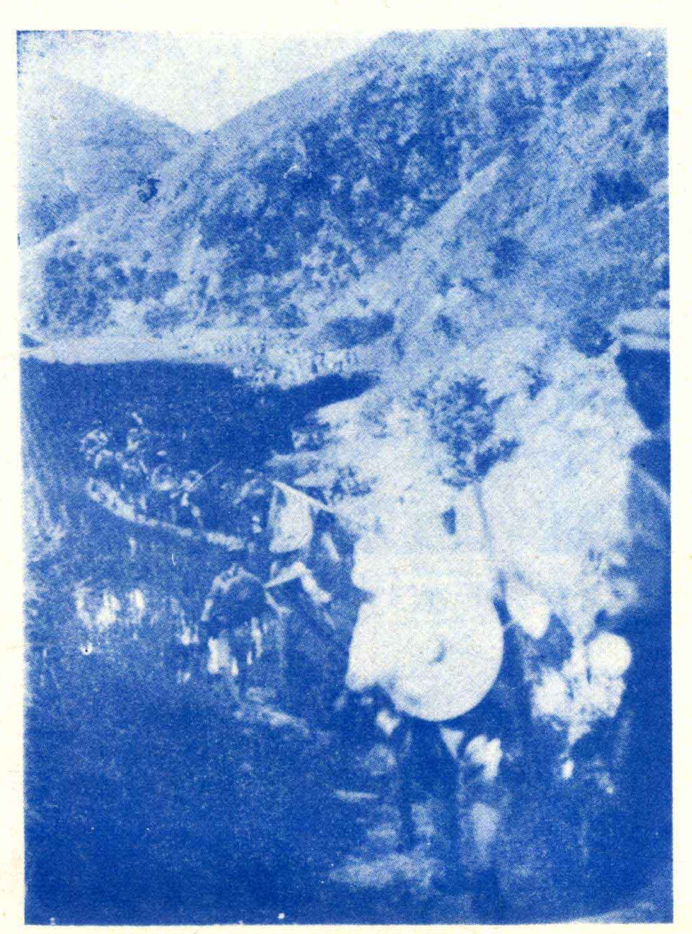


黎明行軍



渡過江西萬安之浮橋

第二方面軍回粵途中行軍留影（電影組攝）



江西道中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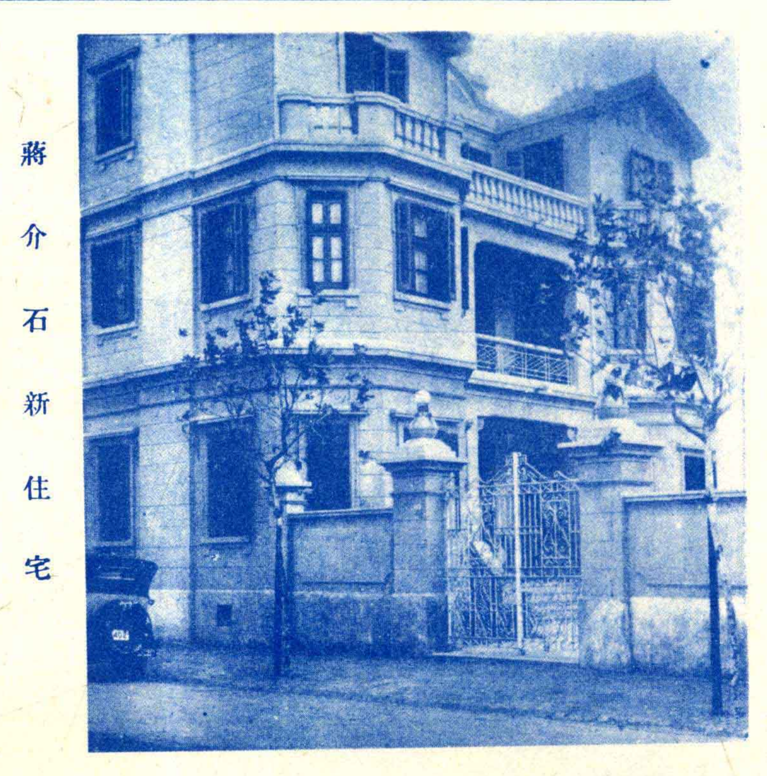
途中休息



途中又一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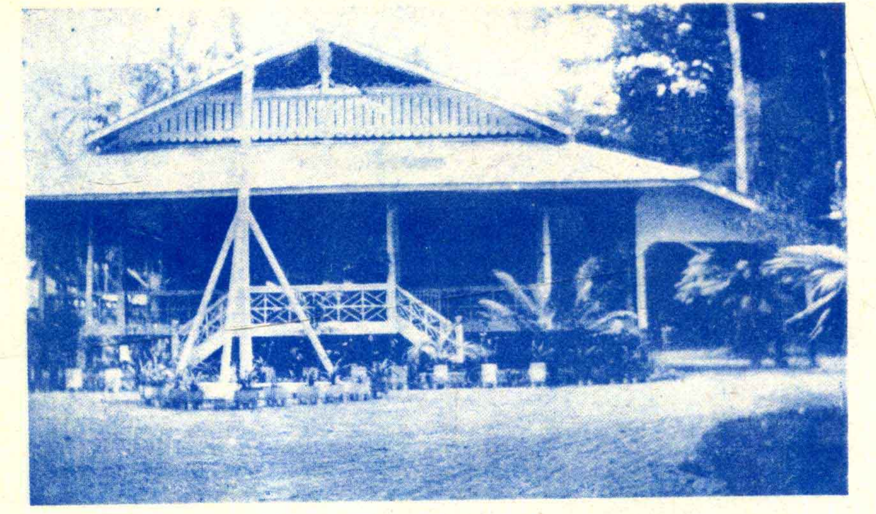


新上任龍華衛戍司令熊式輝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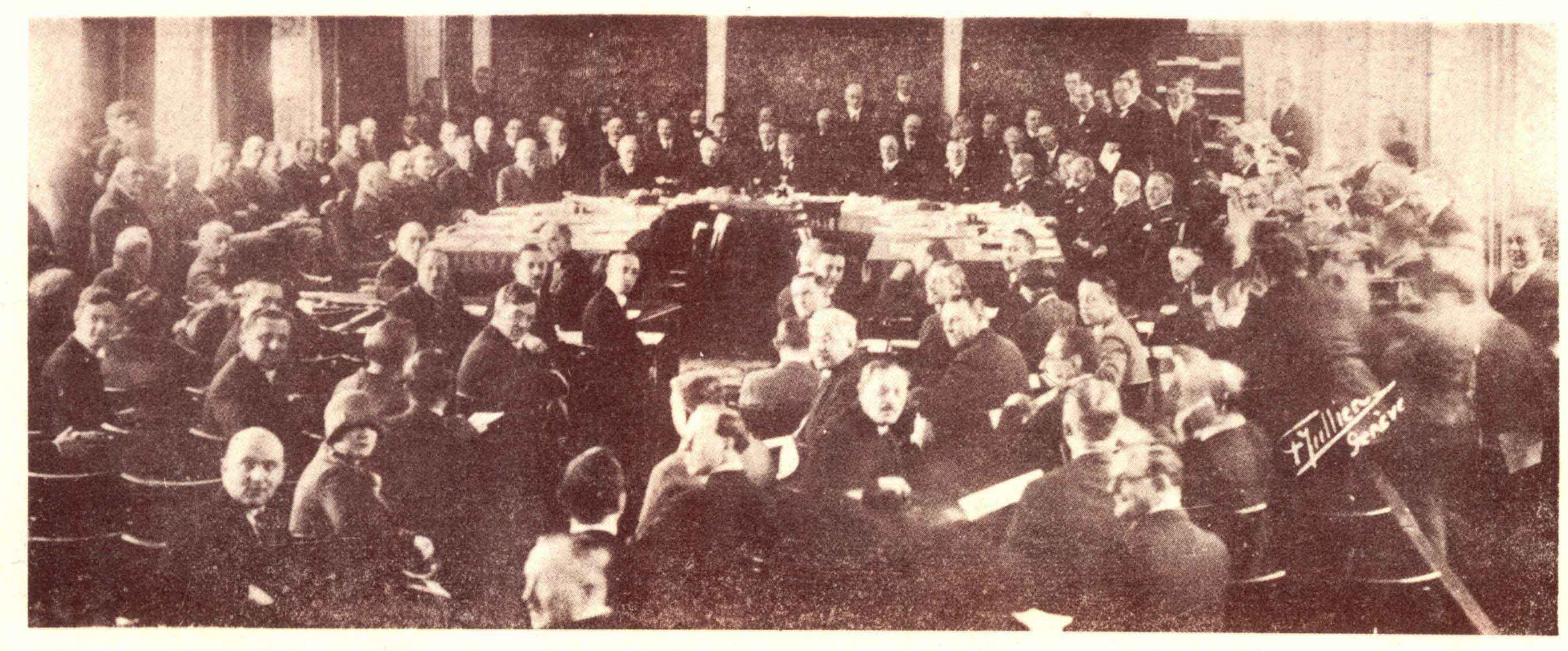


蔣介石新住宅

南洋霹靂中華總商會 （華熙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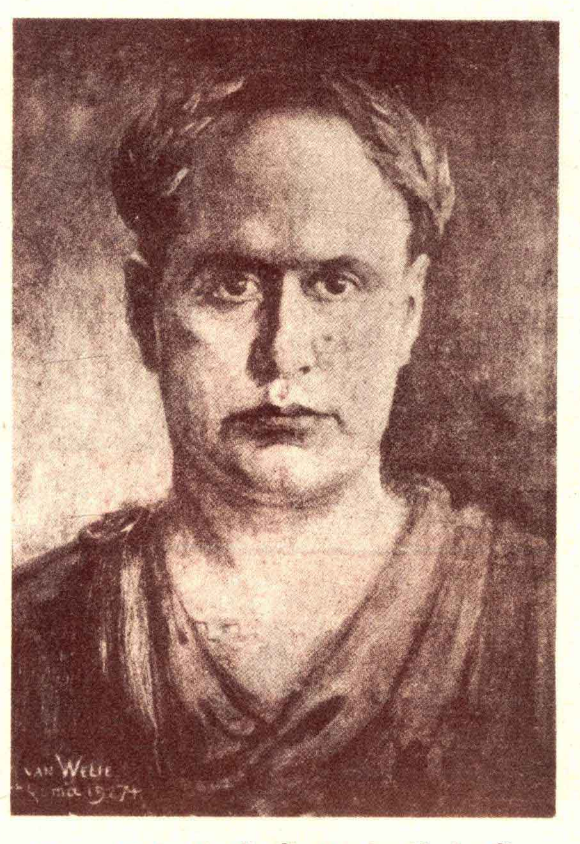
爪哇中國領事館 （黃錦棠攝）



萬國聯盟第四十八次行政會議舉行于日內瓦（X主席爲中國駐法公使陳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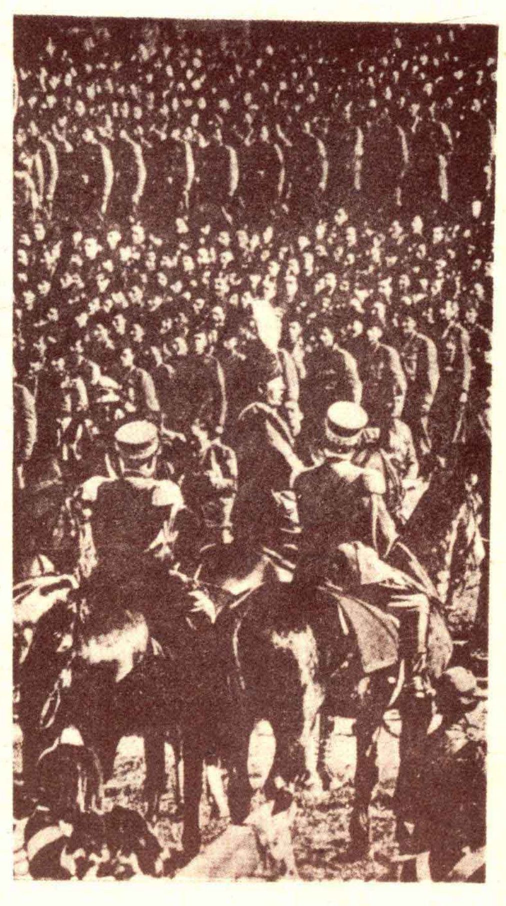
瑞典皇Gustaf船上吸煙時神態



意大利之密素連尼Mussoli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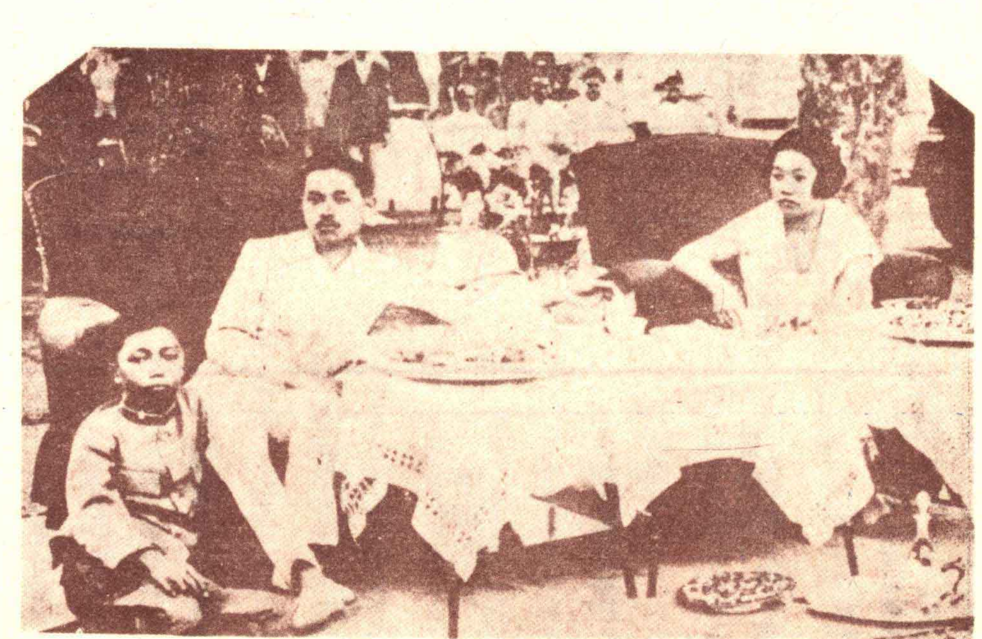


Mussolini在羅馬對五萬人演說時之盛況





波斯皇遊倫敦時攝影



暹羅皇Projadhipok與皇后參觀賽球時攝影



日皇昭和赴海軍大學參觀畢業禮



美國童子軍成立五十周紀念到羅斯福墓前巡禮之老童子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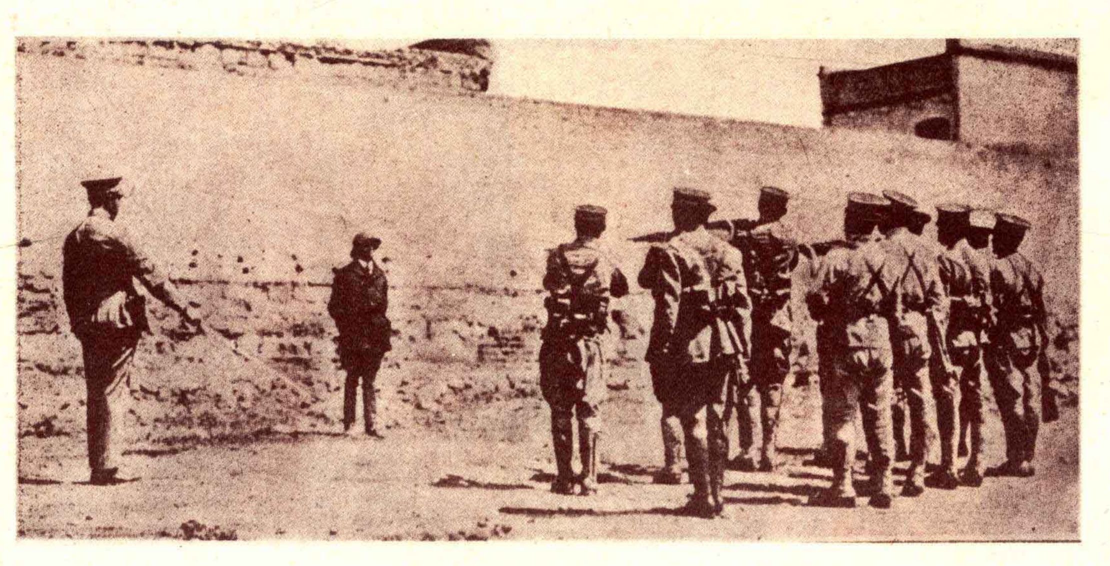


墨西哥亂黨首領臨刑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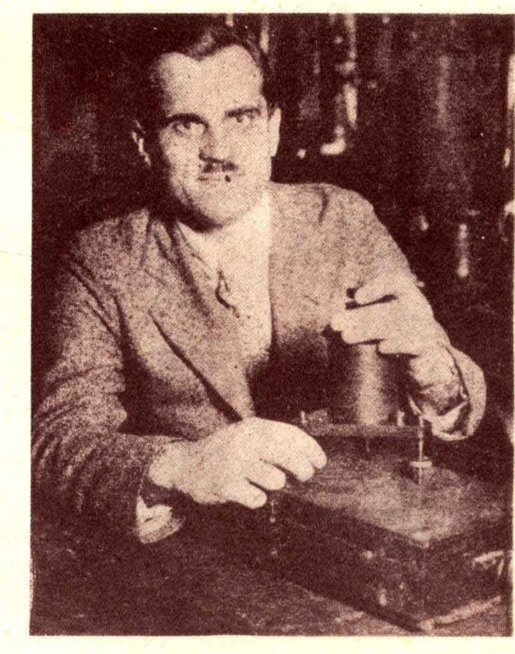
英國利物浦第一任女市長 M. Beavan 女士就職攝影



一九二七諾貝爾醫學獎金之得獎者 J. W. Jauregg 博士



墨西哥政府槍決亂黨首領 Quijano 將軍



一九二七年諾貝爾物理獎金之得獎者 A. H. Compton 教授



蘇俄革命十週紀念之閱兵

俄國京城公園內生花種成之列寧像



猶太學校上課時情形



猶太教師

M. Gleitz女士欲泅過英國海峽第八次之失敗



步行周遊世界之牛津大學畢業生C. Batt女士



美國得獎最多之女泅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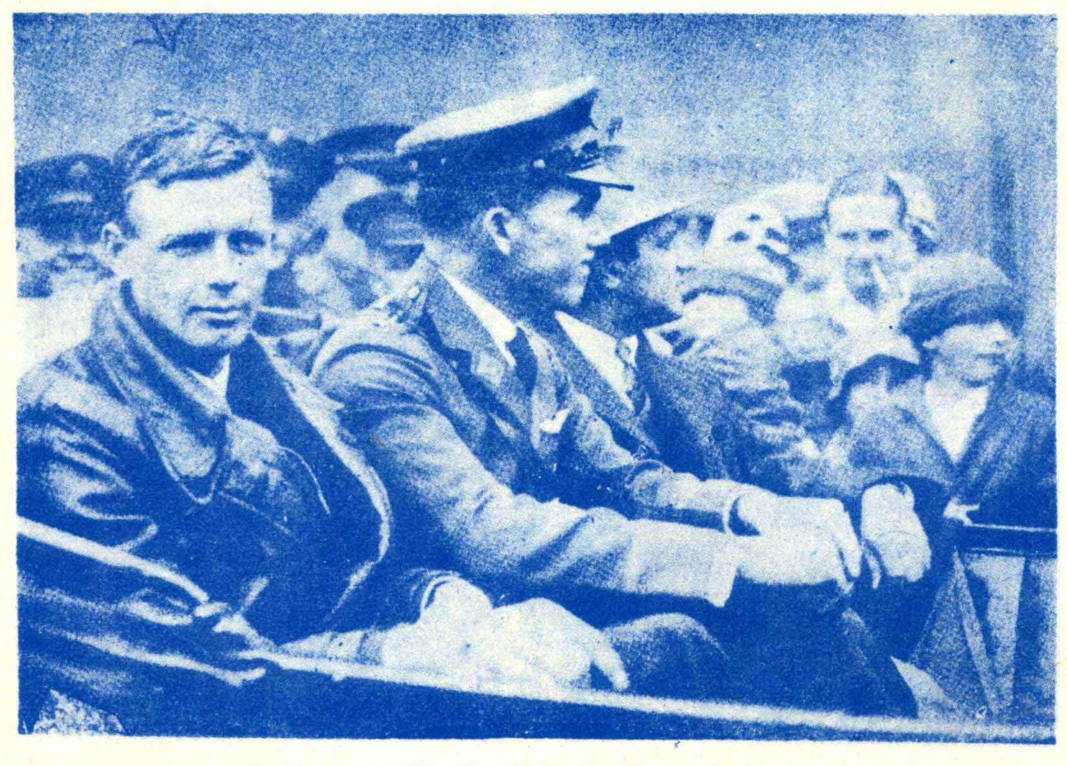


Mary Pickford參觀海陸軍賽球時之男裝



蒙古貴族家庭

蒙古平民婦女



世界航空英雄林碧三月遊歷之完畢
三個月來曾受三千萬人之歡迎赴六十九次大宴會演說一百五十餘次



朝鮮女飛行家李貞喜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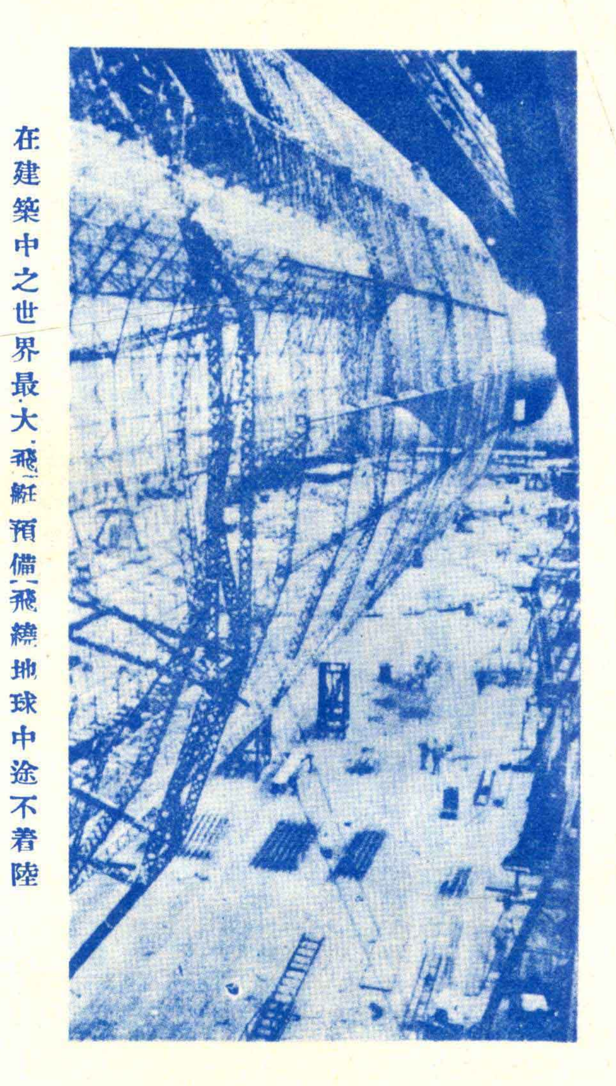


美國總統代表地理學會贈金牌與林碧





飛渡大西洋之美國女飛行家 Ruth Elder 及其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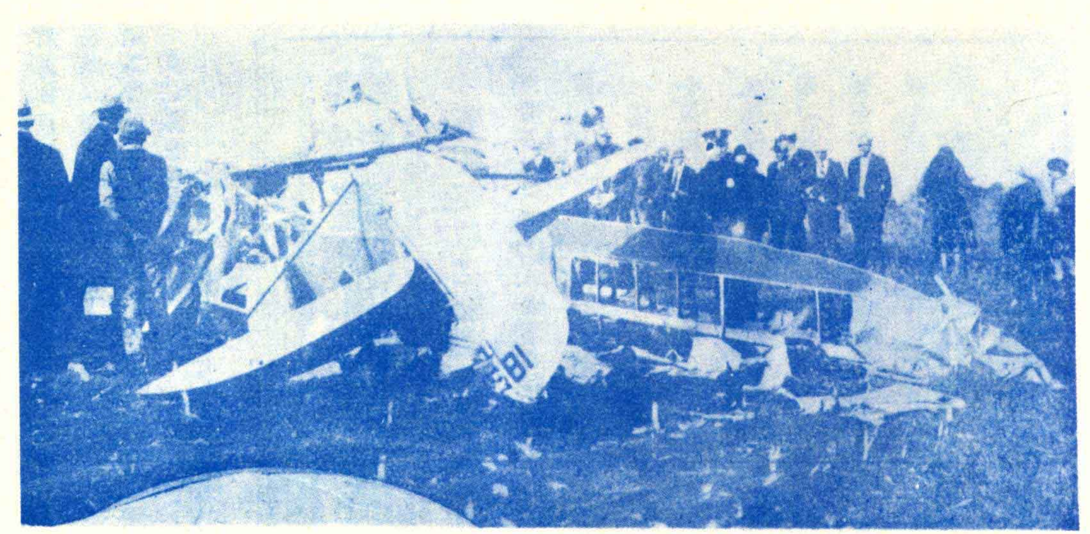


在建築中之世界最大飛艇預備飛繞地球中途不着陸

航空事業



航空遇險二(殞命者二人)



美國航空遇險者一(殞命者四人)

委員先生底聖誕節

汪倜然譯

保加利亞　伊凡諾夫 Dimitr Ivanov 原著

透米特爾。伊凡諾夫（Dimitr Ivanov）生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是保加利亞國現存作家中之著名的一個。他出身平氏，曾做過鄉間教師中努力於教導農民，並和農民們在一起過活。他長於描寫那向來很少人知道的保加利亞的農民階級和鄉村生活。

他底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出版於一千九百零四年，近來他又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委員底聖誕節」即其中一篇。可以代表他描寫農氏生活的作品。

這篇小說是初次由赫伯攷伐 Saraka B. Hibkova譯成英文，本文即根據赫氏之英譯。

「我們有儘够的時候可以到那兒哩，先生。是的，我們在陽光未消盡的時候就可以到那兒的。看—那兒山脚下的那個村莊！你看見它嗎？一到我們經過了那座低低的山脊之後，我們可以說我們是到了那兒了。」這少年的車夫就揮動他底馬鞭在他底瘦馬們底背上，壯健地喊着催馬前進，「喂咳！喂咳！先生們！」

這乘輕馬車底四個輪子濺泥濺得更厲害地經過村路底柔輭泥濘，馬車底柔弱骨骼悲慘地發着響聲，一直經過這被近來十二月的寒雨所浸透的寂然無歡的平原。

這鄉間的少年又向他底馬兒們喊着，把他自己在車箱上坐得格外舒服些，猛力地放他底濕帽子在他底厚披肩上，然後用一種無憂無慮的聲音，開始唱着一個快樂的曲調。

「你底名字叫什麼，孩子？」一個裹在狠皮外套裏的胖子問，他是坐在馬車裏面的。

孩子繼續唱着他底歌。

胖人用一種響而且粗燥的聲音喊道。「喂孩子！」

「什麼事？」孩子轉過身來。

「名字！你底名字？你底名字叫什麼？」

「翁特拉」

「啊，啊，翁拉特。聰明的小孩子，你是！你們大家都愛得格外聰明了。滑頭得很，你們這些鄉下人。你們只曉得怎樣說謊話怎樣騙人。幷且你們多麼會裝假！我在法庭裏注意他們的。忠厚老實的羊—小羔羊—但是其實都是狠！他們居然愚弄法官」

「我們都是老實人，先生，他們只是在說我們的壞話，我們實是沒有那麼壞。我們農民欺騙人祇是出於無智識。無智識同窮苦。」

「哼！就是這話因為窮苦！該死的蠢材！他們抱怨無智識同窮苦，却又拚命喝酒好像魚似的！」

「你想他們是因為興旺的原故受痛苦麼，先生？因為他們是興旺麼？不！不不是因為興旺。喝酒！拚命喝酒？是的，他們都喝酒的。使他們自己覺得稍微快活些，不是因為他們底境況好。這種事情是像你這樣的人可以記下在他底筆記簿裏的。」

「哼！照我看來似乎你，也，喝過酒的朋友！你要喝酒還太年輕呢；你底鬍鬚還沒有發芽。你們底這些農民——你記它下來——是一批墮落的東西——墮落的，就是這話。」

「你記它下來，先生！我們不曉得寫字的！」，這孩子說，他轉身向着他皮包骨頭的馬叫了，「喂噫，喂噫，先生們！」以後他就深思起來。

馬兒們躊躇了一會兒，彷彿牠們也在想心思。

福建婦人之髮飾（林捷三攝）
（上插利刃有抵禦強暴之意）

那胖子拉起了他底狠皮外套的大領，滑沒在領子裏面，他亦默想得出神了。

一隻翼毛豎起的老鴉停在一棵路旁的孤樹上，在一根枯枝上搖蕩着，悽慘地叫，當它也在思想的時候。連這抑鬱的冬季氣候都似乎是在一種灰的沉思的心情之中，預兆次日有一個悽涼的聖誕節。厚而零落的暴風雪的雲爬過天上，沉重地在一個冷冷的青天之下碎裂了。地面是浸沒在泥和水氣裏面。村莊，河流，遠的森林，及羣山底遠景都在他底前面變黑暗了，無生氣的，扭曲的。在平地上到處有閃爍的大池潭，都是昏暗的，冷而且發亮好像一個死屍底眼睛。

這乘小的馬車從深轍的泥裏慢慢地輾轉過去，跑入泥水裏，跑出泥水來，扭曲着，轉側着。車邊的一條鬆脫的木板常常單調悲苦地，無意識地發着響聲，碰着響，酷虐地刺激皮外套中間胖先生底神經。後來；真耐不住了，解開了他底衣領，伸出他底胖臉兒，大叫道，「這些可怕的響聲是什麼呀？該死！」

「這個不過是一條鬆脫的木板，先生。它碰着響好像一個有學問的人一樣，響得很厲害，却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你真正聰明，翁特拉，真聰明！你曉得怎樣哄騙年輕的姑娘們，我猜得到你們這班人娶妻娶得早，並且都娶到漂亮的女人。」

在他試說笑話的時候，這位先生推回他那皮外套底高領子。

「不管你說什麼，嫁人的女人總是好些！我曉得的！可是你，先生，有件差事要到我們村裏去辦吧，我猜」？

翁特拉轉過身子，用一種尖利的眼光觀察他底乘客。

「我是法庭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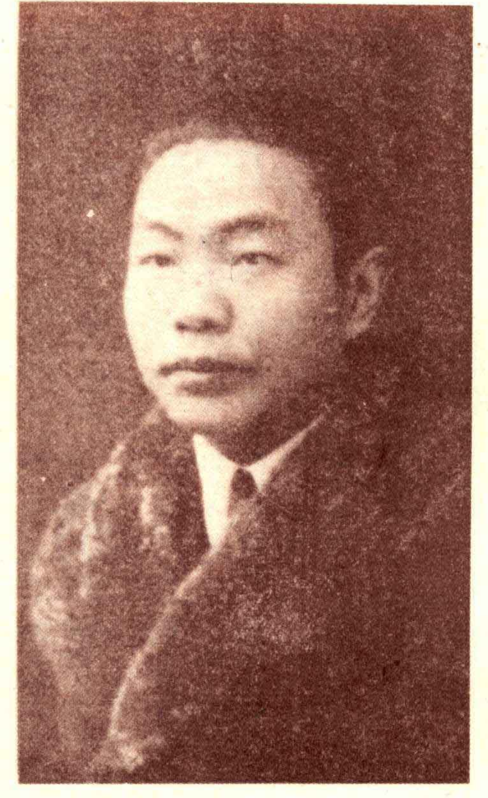
「辦公事吧、我料想」？

「公事，自然。你們底那些好人兒中間有一個曾經作弄過我一次，但是這一會我可要好好地收拾他。我手頭有一封立刻拘拿他的公文。我風聞這人是在欺騙我們——我今天晚上要查出他。我的確要叫他將來永遠記得我同今年這個聖誕節！我要把他底黑麥多充公——顆顆都充公！不但要教他曉得其中的講究，還要一立個榜樣給其他你們這些人看，叫你們以後再不要想法子作弄當局了。你們欺騙做生意的人，你們欺騙城裏人；你們把壞的蛋和酸臭的牛油賣給他們。但是你們只要等着吧，你們這些鄉下人，你們可不能欺騙法庭呀！我們曉得怎樣來責罰你們！你們要用的是鞭子——一條結實的俄羅斯大皮鞭——那就是教訓你們的獨一無二的法子！你們是不按期付稅銀了——你們都是破壞國家的人！我們底愛國的利益都受苦了！我但願我能做俄皇，至少做兩天，我就要按照我底辦法來擺佈你們！我們把你們個個都弄成天使；是的，先生，弄成天使！只可惜我不是俄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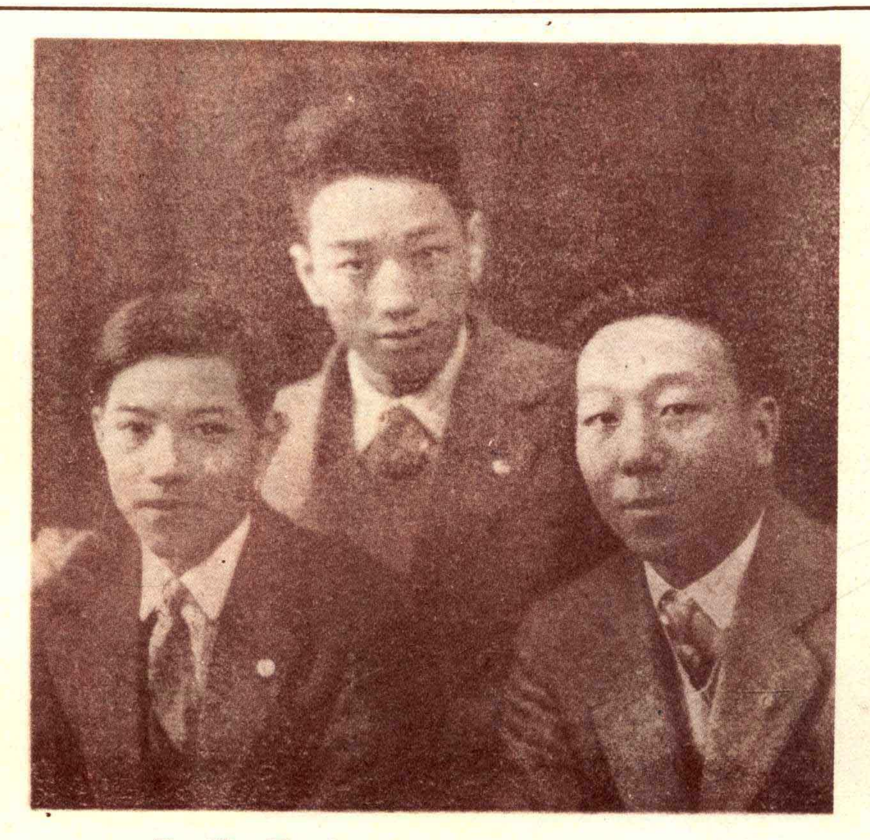
這位法庭委員解開了他底皮外套，在外套裏面扭動着身子，彷彿一隻小鷄破了蛋殼出來。

「俄，可是委員先生，上帝創造了世界而且算到女人是不必要有鬍鬚的，所以他沒有給她們鬍鬚。他算到一隻驢子是要用長耳朵的，所以他給每隻驢一對長耳朵」。翁特拉帶着假裝出來的天真老實的神情說。

（續於第廿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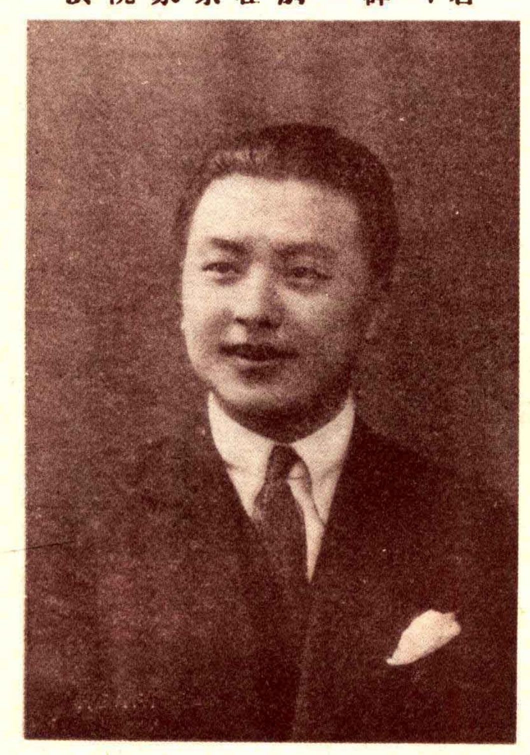
留歐十四年研究佈景之謝壽康博士
謝君著「李碎玉」一劇曾在比京皇家戲院開演



良友公司香港支局職員
會計黃保文君 經理李偉才君 副經理關瑞亨君



將赴歐洲之
鄭毓秀博士近影（榮華攝）



郭有守君
郭君留學英法德瑞七年現在巴黎大學經濟學科





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
唐錦柏君 吳秀峯君
（二君同畢業于巴黎大學近赴日內瓦阻止國際聯盟行政會允許張作霖加稅充軍費）

淚的缺乏

亦我

從昨天起，關嫂底臉上更顯得蒼白，苦澀了。那黃草紙色的面皮上，似乎摺起的皺紋又加多了。在這樣的面孔上，充分地表露出生活的苦味。但她除了時時用破爛的衣襟來吸吮着她底苦淚以外，簡直沒有更好的辦法。

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在打擊她，不自覺地又沉溺在紛擾不甯的幻想中，牠想着她底丈夫如何地拿着建築在生命上的愛情來對待她；她想着牠底丈夫又是怎樣地在遲緩的喘息中告別了她；她想着她丈夫死後怎樣地在辛苦，疲憊，恐怖中拿着自己底勞動去換取饅頭，衣裳；她想着自己怎樣爲窮困的生活所逼迫，受盡了人們底冷嘲，汚辱，謾罵，壓抑；她想着……她想着……張太太底沉紫的臉呵，兒子底沉重的病呵，空洞底錢袋呵，狂跳的心呵，悲哀呵，恐懼呵……無限的苦悶盤旋在她底腦裏。雖然她竭力用鎮靜來制止這紛亂的思索，但結果却使她更深地陷入苦惱中去。

當她看見了人的時候，便假意地裝出一些啞然的苦微，而她底眼珠却總是潮濕着。誰都知道她是正爲着她底孩子流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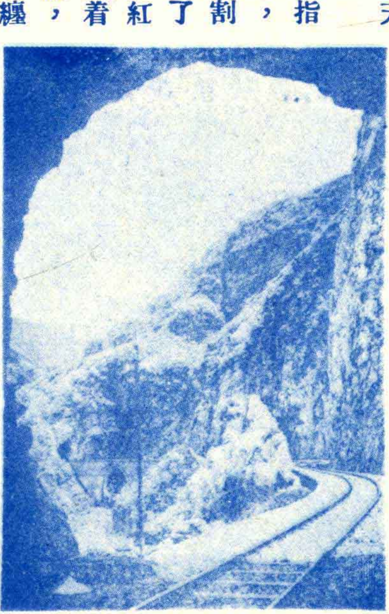
冷陰黑暗在包圍她，一切都沉悶着現出可怕的面孔。她寂然地等待着時間趕快地飛馳過去。她沉悶着，坐着，昏沉着，死板板地釘住麻嫂底眼睛，在那裏找尋着意外的同情。彷彿她聽見有慰問的聲音飛進她底耳朵：

『犖住好了吧？關嫂！』

從這語气上，她知道是麻嫂的聲首。恍忽地一種恐佈又震動了她，好像在深夜裏狂風吹着甯靜的樹葉一樣，使她更覺可怕了。

『唉！』她幾乎放聲大哭了，從戰動的嘴唇上吐出一些模糊的字句，『不還是老樣嗎，那兒會見好哩？我底天呀！』

她解開掘在指頭上的藍布條子，清晨起來被菜刀割傷的肉的裂縫現了出來，她停眸在紅的血紋上，感覺着痛的悽楚。這樣，藍布條子又重新纏在指頭上，她瑟縮着，把兩手放在袖子裏。



滇越鉄路之邃道

（徐心芹贈）

『怎樣割了那樣大的口子？爺！』一個聲音不了，而且帶着傷感和嘆息。

她注意地聽這句話，并且不加思索地找出了回答的詞句：『自己不小心嗎，怨誰呢？』她又在嘆息着自己底苦運：『老糊塗了，自己害自己。』

於是，她底年紀鞭策着無限的煩惱來包圍了她，她掉到悲苦的深坑裏，在慘寂中咀嚼着死的恐懼，同其他底老女人一樣地在幻想着荒涼，悽慘的墳墓，似乎她所無法逃避的死字己經臨到了她底頭上。

這時候，己經快要正午了，但太陽却還躲在深黑的雲裏。空中底天戴着灰色的面具，昏沉地像一架屍壳上照着的屍衾。時時還要從雲幕上滴下來幾滴雨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不隔幾分鐘便會聽見老太爺歡笑的聲音：

『恐怕快要下雪了吧？早就該下雪了。』

他坐在窗戶裏面，摸着他底鬍鬚，安閑地用鑑賞家的眼睛看着一滴一滴的水珠從空中落了下來。

法國女工程師所造雲南

滇越鉄路一險要之鉄橋

（徐心芹贈）

這聲音飛入關嫂底耳朵裏的時候，却使她感到特別的難過，彷彿她陡然被一把尖利的刺刀刺在她底心上一樣，但她只有用無味的祈禱來安慰着自己。

『噁！千萬不要下雪吧！』她有所感動地對麻嫂說。

然而，她沒有聽到回答的聲音，於是冷陰黑暗的空气又在沉寂着。她幾乎沒有方法忘掉『雪』的問題了，許久的時間她就是爲了牠用去很多思索，在她底腦袋裏起了很大的搔擾，終歸使她放心不下。時常，她帶着偵探和恐佈走到門前，她看看天的顏色，她看看地上底泥濘，似乎她又焦灼了．她像被野獸追趕着而找不到擺脫這種危險的方法的旅客一樣，恐佈了。

『就這樣下去不要殺了我嗎？街上又是難走的很，我連一雙油鞋都沒有。我底天呵，我底孩子呵，叫我怎樣辦呢？』她想着。她不敢再想了。

偶而，她在天空發見一塊比較薄一點的白雲，便喜歡得發出一些苦笑，她從那上面看見了一些淡的光；同一個艱苦的麵包的乞討者得到了一大批黃金似的，得意地吐出一些得意語詞，但她臉上底慘寂的苦意却并沒有減少一點，也許這是早就成爲她拋棄不掉的東西了，深雋地刻在他底臉上。

『一會兒大概就不下了吧？快露籃天啦！』她自言自語，沒有一個人理她，連麻嫂也是這樣。

她把她底身子斜靠在門上，火在她身邊烘烘燃燒着，從鍋上飛出的許多談青的烟霧中送給她一些白菜的香味。

『唉！』似乎她沒有什麼再可說了，把含淚的眼睛在皮膚的皺紋中蹙着，看看沉悶的天幕，有所不快地思索着。

良久，在沉寂中榨壓出來一句剛剛說了幾遍，差不多讀得爛熟的語句：『千萬不要下雪吧！』她彷彿得了一個厭惡的命令，把頭低下去，看着水汪汪的泥濘。

這自然是使她最苦悶的徵象，除了雜亂無章的思索，便是在死一般的靜沉中擦着自己的眼淚，她寂然地想：『犖住怕要急壞了吧？我底可憐的孩子呀！他己經病了幾天了。……我底寶貝、我就這一個寶貝呀！……同院兒底王嫂總該去照應（一）照應吧……她同我還不錯呀！』

『你今兒清兒（二）還沒有去看犖住哩吧？』正在用割了關嫂底手指的菜刀鋸豬肉皮的麻嫂，忽然轉過頭來，向關嫂發出這樣的問話。

這出了她意想以外的問話，牽動着她底頭顱，他底視線馬上從地面，轉到麻嫂底臉上，但她却遂聲附和地吐出些答詞：『是呀，你看這怎好去呢？太太還沒有起來。』

啞寂的空气又籠罩了這狹小的房屋，只有火的燃燒聲，同菜刀的起落聲相繼的吧着。

『呵呵！』這是她必然地嘆聲。她底思想己經紊亂了。『昨天夜裏看見的犖住底病是那樣沉重』，『她走進張公館當傭工所受的痛苦，』『……』『………』

『太太也許會自動地叫我回去看犖住吧！……麻嫂都是那樣地慇勤………』

在她，這是極簡單而具有七八分可能性的希望，但事實却告訴她說：『這是一個妄想！』

『雨快要不下了。她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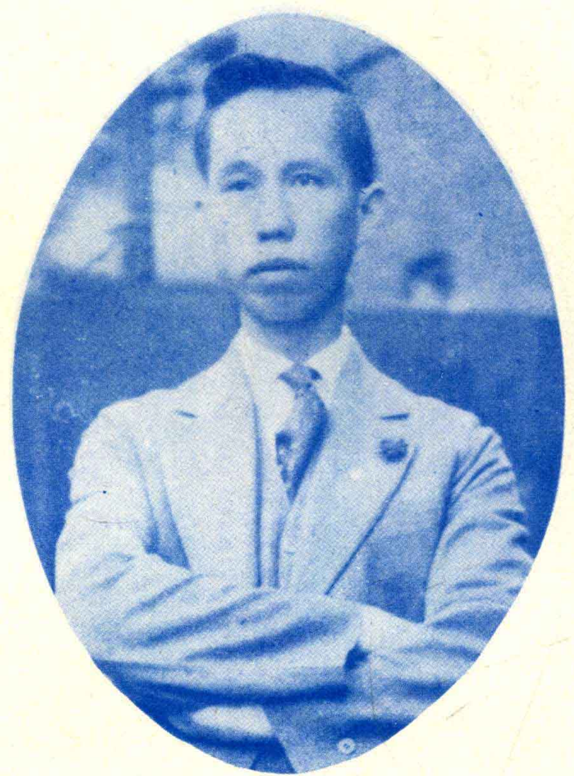
續于第廿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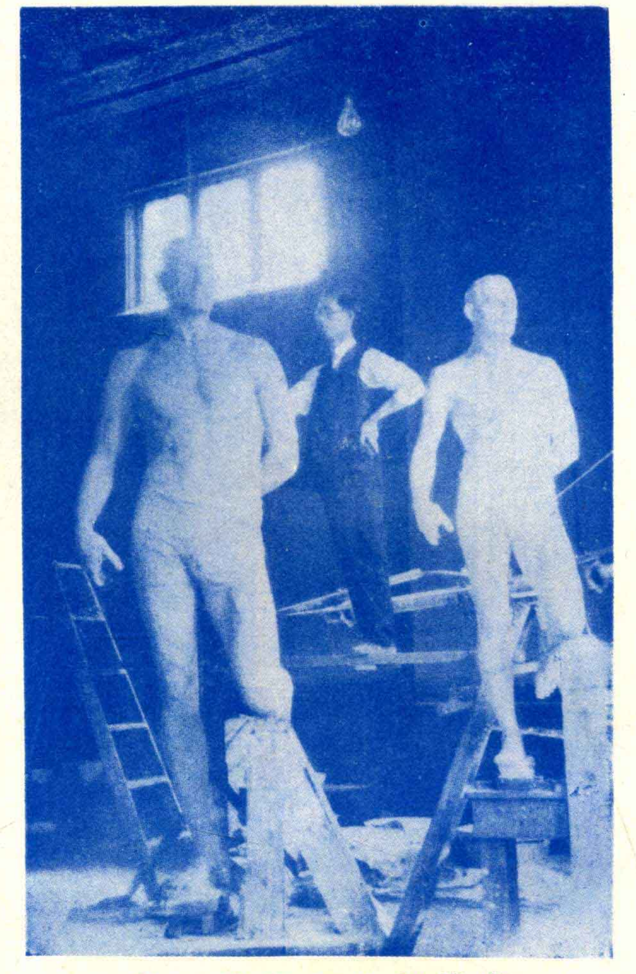
旅加拿大之中國雕刻家梁竹亭及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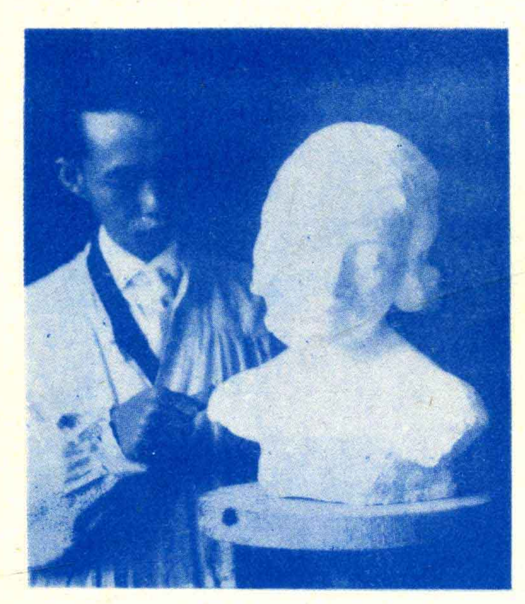
漢蘭銅像（其雛型為梁君所作）



梁竹亭君近影



漢蘭銅像之雛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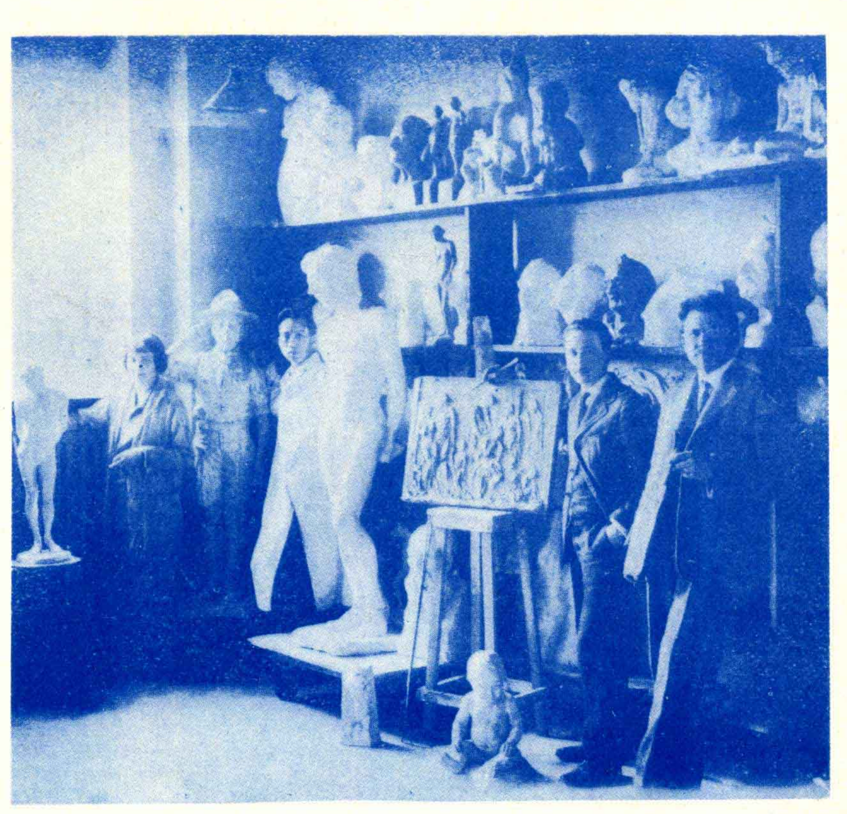
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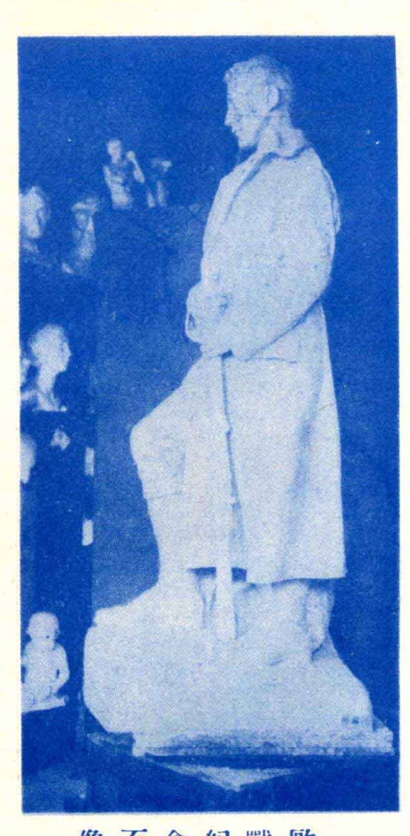
老婦



天真



梁君之雕刻室及其友（架上各件皆其作品）



歐戰紀念石像
一九二四年得酬金五百元

古

德施）

雙星介壽　明　唐伯虎繪



五倫圖　唐　邊鸞繪



清　王



蜀道圖　唐　李昭道繪



花鳥　唐　薛嗣通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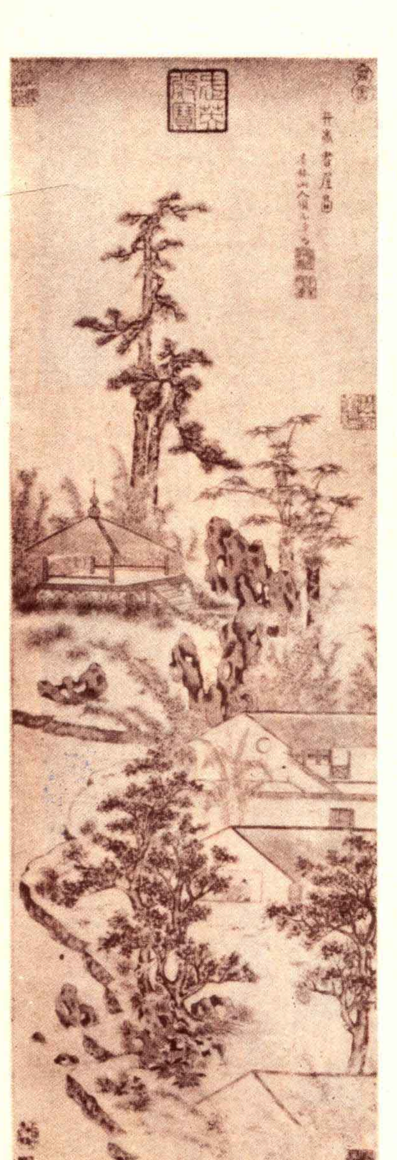
谿山疊嶂　清 吳歷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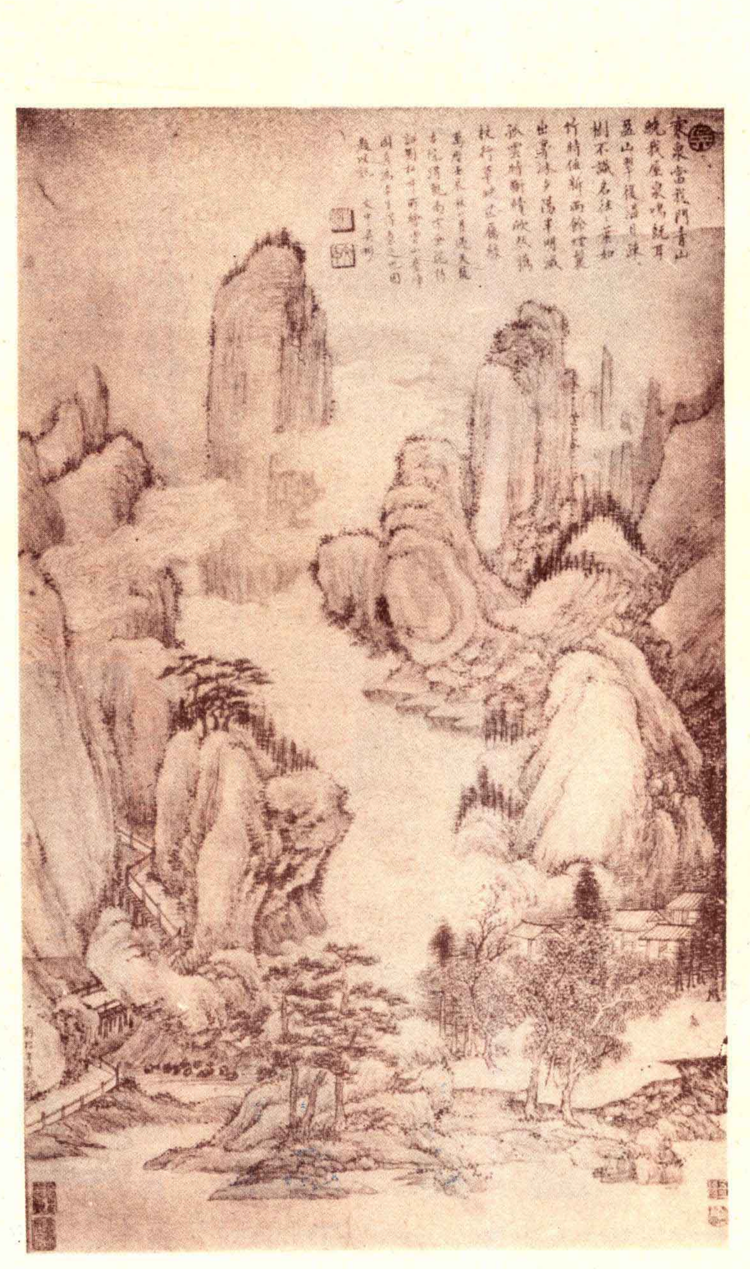
陳三遊室人　清 徐粲繪

畫

（藏



天香書屋圖　明 項元汴繪



青山寒泉　宋 劉松年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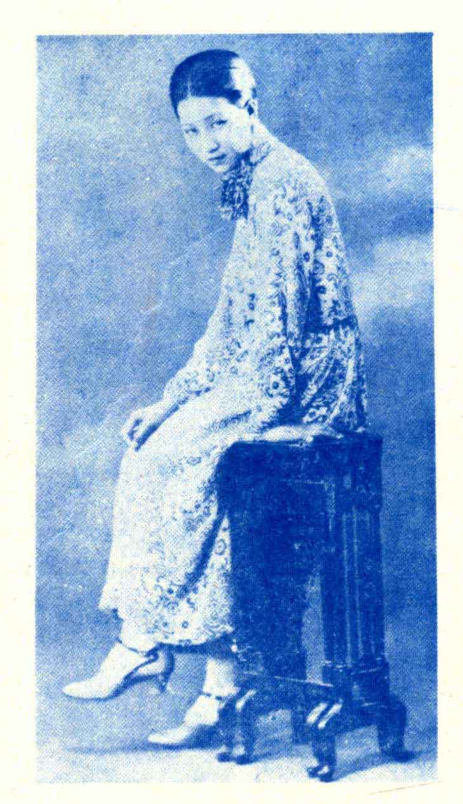


山水


林楚楚


楊愛立


黃柳霜


李麗娜


嚴月閒


楊耐梅




胡蝶


吳素馨


丁子明


蔣耐芳


景宣琳

淚之缺乏（續自第十六頁）

『太太將要允許我回去！』她想。

關嫂底腦筋旋轉着，但她底肉體却被兇狂的恐佈攫住了。

『本來我昨天晚上才從那兒回來，現在怎好再說呢「……跟主住（三）的人哪能太隨便了！』終於她出了這話。而且帶着探問的眼睛看着麻嫂，似乎她在等待着那裏底消息。但這話的回音却一些尖刻刺耳的罵聲，她驚愕了。

『關大大（四），你耳朵聾了，太太叫你多少聲都聽不見，反叫他吵我一頓……說我不接腔，……』踏着泥濘走來的秀貞氣憤憤地嘮叨着。

她恍然醒悟了，假意的苦笑湧現在苦澀臉的上：『唔，我老糊塗了，我沒有聽見。對不起你呵，小秀姐！』

太太底命令鞭策着她底脚跳入泥水裏邊，她跨着水[illegible]的磚上，剛剛走了幾步又陡然轉了回來。她用同樣地苦笑對着麻嫂。

『麻嫂！請你一會給太太說說，就說㩒住病得利害，請她再准我半天假。』聲音并沒有多大改變：『他一個人在那兒，又沒一個人給他倒口水喝，急也急壞了。是不是？麻嫂！』

麻嫂揮着她底手，頭顱從高頭低下來，從底下抬起來，在微笑中給她一些答覆：『好好你，你去罷！』

『去吧！太太叫你多會了。』秀貞急燥着，從憤恨中發出催促的命令。

三點鐘以後的關嫂底請求已經得到了張太太的允許。但她底心裏却更加焦灼得利害，彷彿是火在燒着她一樣，平常那種安靜愼重的態度完全被盜了。只見一種反常的愴忙的動作在急燥中擾亂了她那習以爲常的行爲。

她慌慌張張地把唯一的僅有的乾淨的深藍布衫穿上，但不久却使她啞然失笑了，她把肩上的扣子用來做了領子上的扣子，以至於領口擴大起來，左拉右扯，都是不能合適。於是無名的懊惱又包圍了她，她想：『老糊塗了！』

經過了五分鐘的打扮，關嫂就走出了張公館的大門了。她踏着水淋淋的泥濘，不久，水便從鞋外面透了進去，她覺得有些冷，但她却沒有管牠，脚步很快地在地上抬起，落下，落下，抬起……

『唉！她又發出感嘆的聲音，穿過一條一條陰冷的街道。雨雖然是止住了，但風却刮得太大了，她抵抗着風的威方向前進行，手裏提着剛才很用了她些言語才從麻嫂手中借來的五百錢。

頭上的白雲飛行着，她得到了天晴的消息，於是，在那枯黃的臉上漲起了一些笑意；她想，她計劃：『㩒住說他發冷，也許是受了涼了吧？……給他買一百錢紅糖，二十錢薑，二十錢葱，發散發散。他不能吃硬東西，給他下碗麵吃。一碗麵二百！……』她彷彿嚇了一跳。

『不管牠，孩子底病要緊！』他終於下了決心，似乎除了怎樣使㩒住的病好以外，別的都是不關緊要的問題，『一百錢紅糖，二十錢薑，二十錢葱，二百錢下碗麵……一百，一百二，一百四。一百四加二百，三百四……』

她以全力來計劃着怎樣用掉這五百錢，視線停在提錢的右手。她又計算起來；『三百四？再買二十錢胡椒，不，太少了，三十錢胡椒！他說是發冷……出些汗也許會好了吧？……三百四，三十錢胡椒，三百七……』

計算着，計算着，猛不防一脚跳到污水坑裏，全脚都沾上許多污泥，很用了一些力氣才拔了出來。她氣憤了，咒罵着過路乘人的眼睛。

一隻市虎

但不久她却又繼續下去她底計算：『五百錢！三百七？還剩………還剩一百三十錢。………一百三？………我底鞋帶不能用了，截四尺鞋帶花六十………六十？還剩七十………』剛剛想到這兒，却被一種頂鍾愛的力量截斷了，她又轉回去計算：『不，………不………一百三！還剩一百三！………㩒住好喝酒，想起了。………打一兩白乾，費一百。還剩三十，買花生……』

忽忽地，她走過去，一種包含着鍾愛的可憐的態度，恐怕別人一看就會知道她底舉止是如何地唐顏呵！

她走着，計算着，泥濘在她底脚下發出一些反抗的聲音。

這樣，她手裏只剩下三百三十個錢了，但在她另一雙手裏却拿着兩根有青有白的葱，和一塊生薑；僅有的漂亮的藍布衫的衣袋裏又裝了一包紅糖，和一包胡椒。

『麵可以等他喝罷紅糖水再下……水？我向王嫂那兒尋點。不要錢！』

她覺得計劃得很周密，決不會遇到仍何的意外走來，因爲如自認爲是經過了再三的考慮，一切的困難，都被她解除了。

這樣，她大胆地走進大門，同居的她時常叫她爲『王嫂』的那個女人劈臉迎住她。

『噯喲！你可來了！我打發小四去找你去了。』迎住她的女人驚惶地向她表白自己的企望，但到了這裏，語詞却忽然放小了，似乎怕誰聽見似的：『㩒住病利害了！』

一句可怕的言詞刺在她底心上，於是她所有的計劃都被恐佈吞沒了。

『天喲！』她暗地裏禱告着。一切都掛上了可怕的面孔。她胆怯了，心的狂跳更顯得愴惶了。一種說不來的恐懼在打擊她，使她完全沉溺在混沌裏，她看見什麼都是昏沉着，幾乎把她昏倒了。

她知道無涯的歡樂的世界將要從此熄滅，在枯黃的臉上不知不覺地現出一個愁苦和恐佈的表情來。她用全力鎮壓着自己，疾速地擺動她底雙腿跳進她底孩子睡的屋子裏去。

當她跨進門限的時候，㩒住的影子立刻走進她底眼裏，他埋在一條單薄，齷齪，棉花硬得和鉄一樣的被子裏，頭顱很不自然地放在木板上，彷彿臉上貼了一張黃紙似的，枯瘦得可怕。這時，佢們己經在這裏曾見了，他發出幾乎沒有了光的視線看着在底母親，從苦澀與戰慄的肉皮上泛出一些臨死的苦笑。

於是，她禁止不住，一棵棵的淚珠從眼角裏淌了出來，她聽見他底呼吸愴促得可怕。

第二天這個時候，㩒住死的消息己經掛在張公館底用人底嘴上了。

關嫂底眼睛上的肉皮紅腫着，她須要一滴眼淚來潤一潤眼櫳；但是，終于連一滴眼淚也沒有。

一九二七，十二，十六。

註：

（一）照應：就是招呼。

（二）今兒清兒：今天早晨的意思。

（三）跟主住：就是僱傭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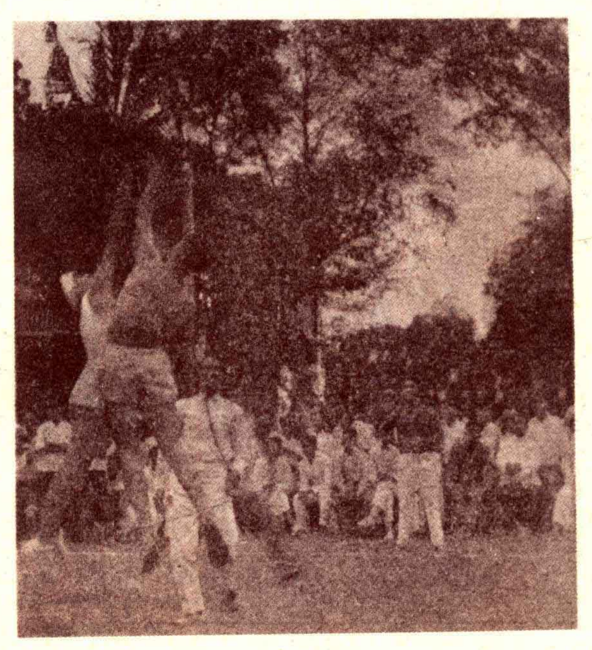
（四）大大：伯母之類的稱呼。

以上都是河南開封底方言。



（上圖）香港良友球隊與嶺南大學足隊球友誼比賽（圖中○爲良友港局經理李偉才君。↑爲會計黃保文君。×爲嶺南領隊梁無恙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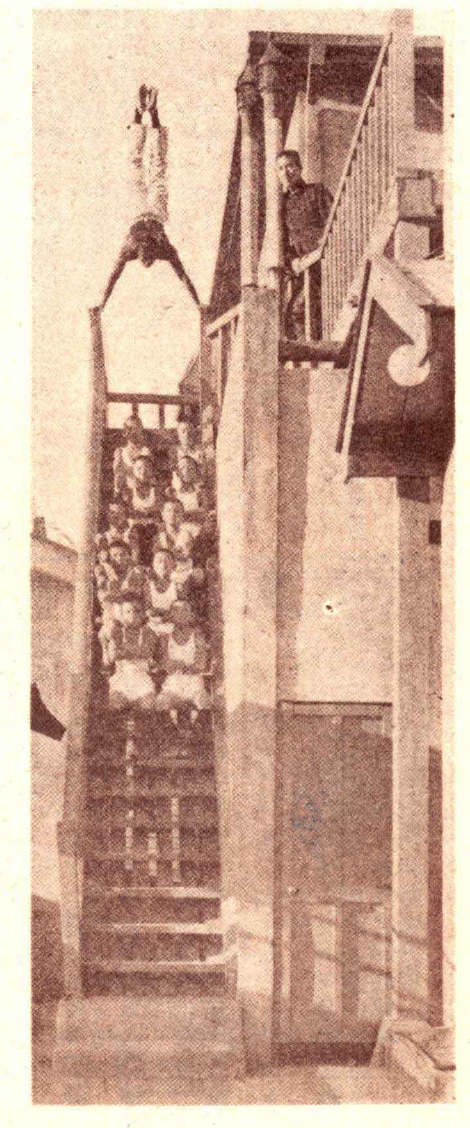
體育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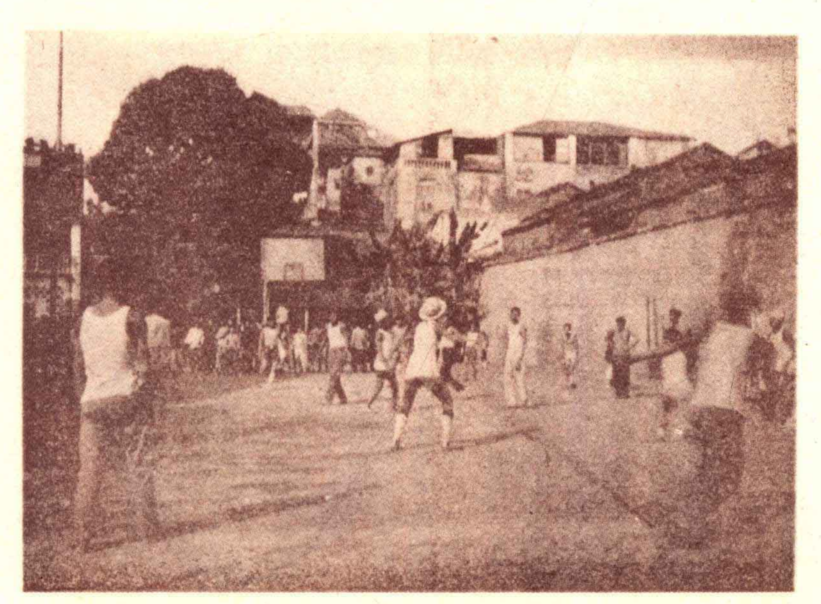
（上圖）暹羅新民學校學生與美國海軍比賽籃球（校長廖烈進君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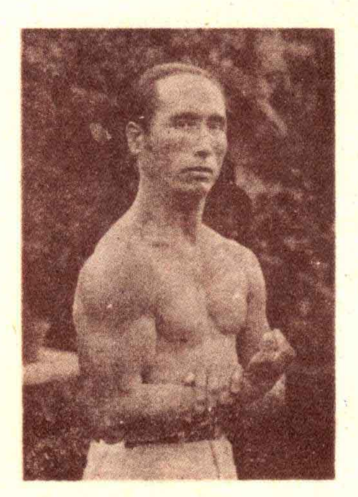
廣州嶺南大學排足籃網四球隊隊員到香港比賽時攝影



何乃澤君體育技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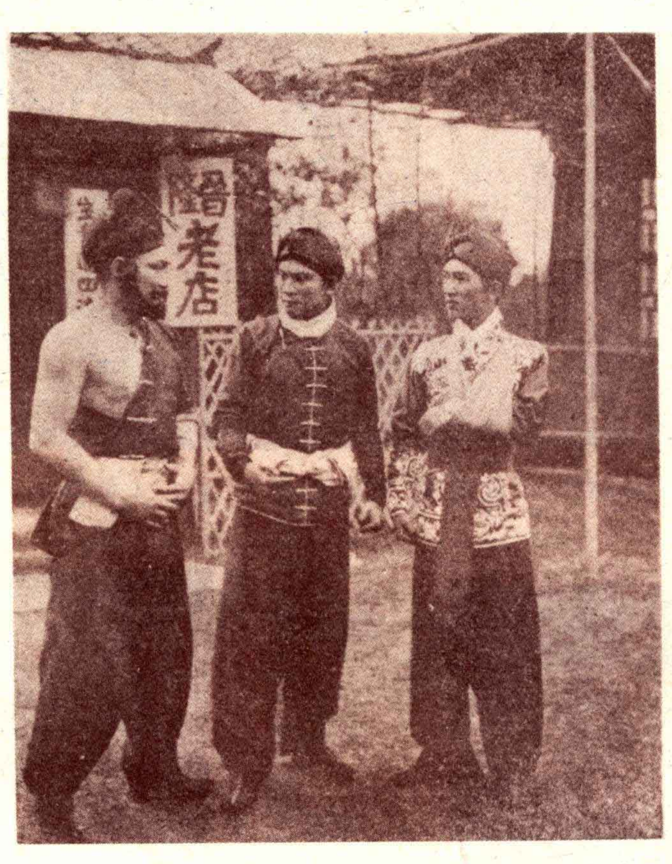
廣州市立師範學生課餘之體育生活（胡吾初攝）



體育家何乃澤君



北京名伶程艷秋之戲裝



長城公司新片『血戰鴛鴦樓』之一幕



明星公司新片『湖邊春夢』之毛劍佩

戲劇界



一九二七年日本影戲女明星當選第一名栗島澄子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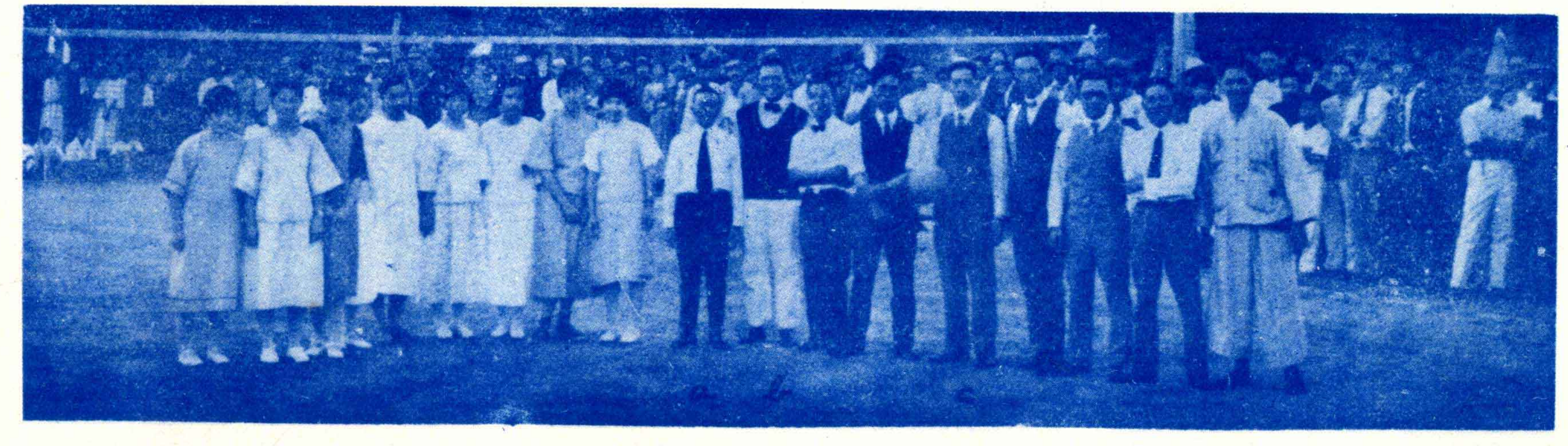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日本影戲男明星當選第一名鈴木傳明氏



Mary Pickford 主演之 My Best Gi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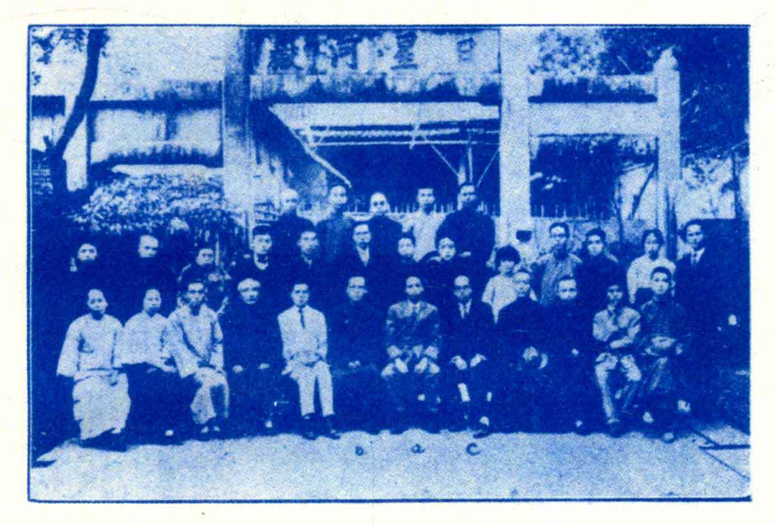


Jackie Coogan 主演之 Button



廣州嶺南大學同學日舊校友與女校友賽球（a該校秘書處長高冠天。b副校長李應林。c廣州市長甘乃光）

教育界



廣州第二期平民識字各校校長及主任教員（a教育局長陳嘉靄。b社會料長甯一白。c幹事范朗西）

北京燕京大學農科展覽會之賣物部（林悅明攝）

委員先生底聖誕節（續自第十四頁）

「停止你這種蠢話往前走吧。天色漸漸暗了，我還要回去和我底家屬過聖誕節哩。你要錢要得太多了，你這小鬼！二十個啓羅米突要三個納奥（Leo銀幣名，合美金二角）！你的確曉得詐我們底錢。快點，請你；趕車趕得快點、否則你底這些不中用的馬都要睡着了」！

「喂噫，哪喂噫，先生們」！翁特拉在空中揮舞他底馬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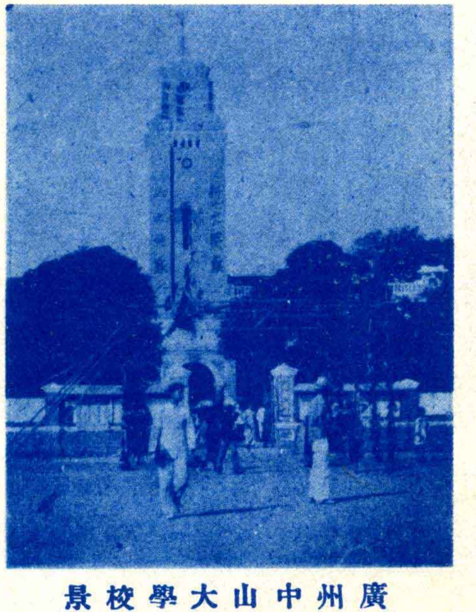
「先生們，你這樣稱呼牠們嗎，先生們！還不如稱呼牠們『弟兄們』吧」，這委員憤然批評說。

「牠們要懷恨而且不高興的，委員先生！假使我不稱呼牠們先生，我就要侮辱牠們了。哼，牠們眞是有規則的上等人呢！牠們所幹的們起來事多是公事：牠他照着一定的規程辦事。早晨牠；在某一個時候我們給牠們飲料，給牠們食料。後來我們把牠們駕在車上；牠們就到——你可以說，——到牠們底辦公處去了：牠們拉車一拉直到晚。在一定的時候吃晚餐，喝水，『讀新聞，譬如這樣說，同睡覺。有規則的公事生活」！

「你底酒是在什麼地方喝的，朋友？停住你底胡言亂說，趕快前進吧，否則我要太遲了。你帶着一副狡猾的神氣，朋友，狡猾」！

「這兒左近是沒有狠的，委員先生，不要害怕」，車夫說這話時的那種聲調使得這位高貴的法庭委員用恐懼的眼光向四周圍張望。

「我並不是怕狠，朋友，我是怕這寒冷的天氣。我沒有功夫來調養風寒」。



廣州中山大學校景
（林國棟攝）

他靜靜地前進了一會兒

「這樣你是來辦一件公事的了？這一次該誰要倒霉呢」？翁特拉轉過一副正經的面孔向着他底乘客。

這委員停了一會兒方囘答。「你爲什麼不可以曉得呢？他們叫他司丹諾巧，一個粗頸子的矮小的人」。

「我認識他的。原來你是要去拿他底麥子了，是嗎？他是一個苦人兒，委員先生；這回饒了他吧。現在是聖誕節了，你曉得」！

「苦人兒，不錯，然而也是一個做慣壞事的魔鬼」！委員又靜默起來。黑暗漸深了。馬兒們只能夠到山頂，村莊是山底那邊。翁特拉不再催促牠們，也不在牠們背上揮動他底長鞭了。他停止了他底談話，他不再唱歌，他是沉於默想之中。

當他們到了山巔動身向下山去時，夜晚已經到了，但是還不見有村莊的影兒。一陣砭骨的寒風吹過那埋在泥濘之下的地面。零落的雲朵向羣山游去。寒空的蒼穹變亮了，展開了，升得更高了，不久，羣星，冷而且閃爍的，出現在它底表面。空氣是可感覺地更冷冽了。馬兒們艱苦地前進，遲緩地，懈怠地。

「用鞭子抽牠們！趕快向前進！你懶骨頭！我們要凍死了」！憤怒的委員大呼道。

翁特拉冷淡地呼叫牠們，地懶懶把鞭子在牠們頭上揮動，但是牠們還是和以前一樣，疲乏地怠惰地把車向前拉去，彷彿他們是什麼也沒有聽見。

翁特拉是在想到那可憐的司丹諾巧，他底麥子是將要在次日清早被這個委員所充公了。

「這種苦惱的事情全是你帶給我的，翁特拉，司丹諾巧將要這樣對他說，而當他埋怨他埋怨完了之後，他會叫翁特拉到他家裏去和他家裏的人過聖誕節，那時候他，要哭泣起來。是的，他一定要哭泣起來。司丹諾巧底心是軟的。翁特拉曉得這個。

他必須要幫助這個可憐的人，想法叫把他底麥子連夜藏過，把倉房掃乾淨；否則明年他要餓得瘦耳朵都長了。是的，他必須要做點事情來幫助這可憐的人！

路上可以辨得出的只有泥——深而且厚的泥。路徑已埋失在深泥之中，只引人走到更深的泥裏去。

翁特拉拉住了馬繮繩，止住了馬。

「我恐怕我們是有迷路的危險，委員先生」！這孩子就用心地向黑中窺視。

委員威嚴地看着這車夫底臉，但是車夫底臉上却一點也不露出他以前的那種頑皮神氣。

「孩子，張開你底眼睛吧，否則我是不能担保將來的結局如何的。你將要吃一頓鞭子」。

翁特拉急拉繮繩，把馬鞭揮動作聲，喊道，「坐好，委員先生」！在遠處，在他們底前面，村莊中的亮光閃爍着。狗吠聲底遙遠的回聲是傳入他們耳裏。在他們右邊數　之遠的地方，一個池水靜止的大池底明亮表面發着光亮。馬車改了路徑向那個方向去。

「那個什麼」？委員問。

「一塊溼地，委員先生。這一條路一直從那里經過。那里地上的水是淺的，不要害怕。祇是各處有些。小洞。我從沒有走入這些洞裏去過，不論是坐車還是步行。喂噫，哪，先生們！小穩，委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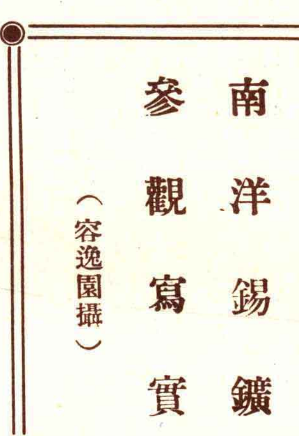
馬兒們跑進冷的水裏去，水面映着星空。當他們陷入泥裏越陷越深的時候，他們越加越加小心地前進，綠色的死寂之水面被衝得很活動了。「停住，你牛啊」！委員恐怖地喊道；把他底外套緊緊地裹在身上。「你要溺死我了，你不看見車裏是裝滿了水麼？停住！停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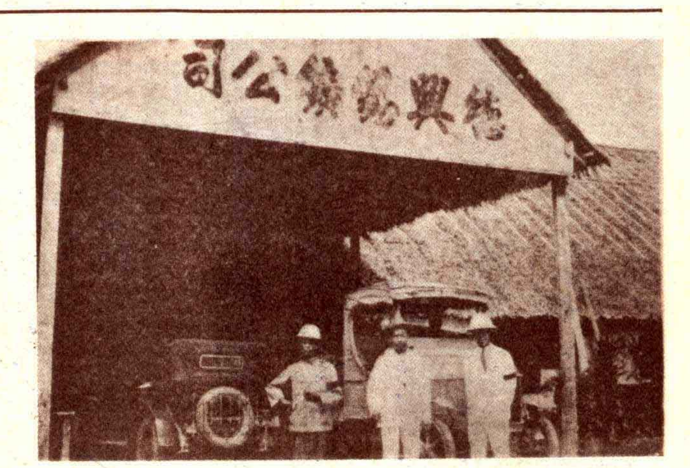
翁特拉停住。馬車一直沉到底，站住一個沼

續於第卅一頁

南洋錫鑛參觀寫實

（容逸園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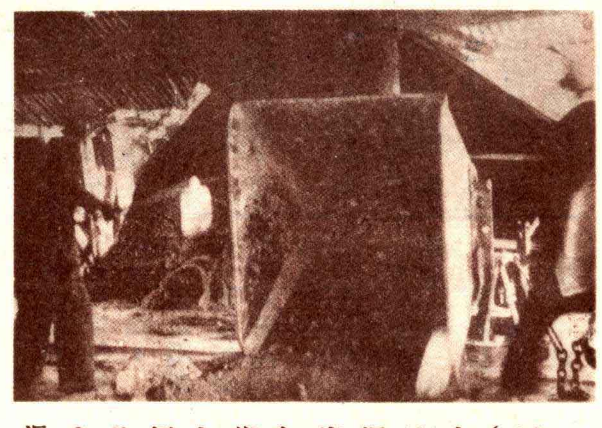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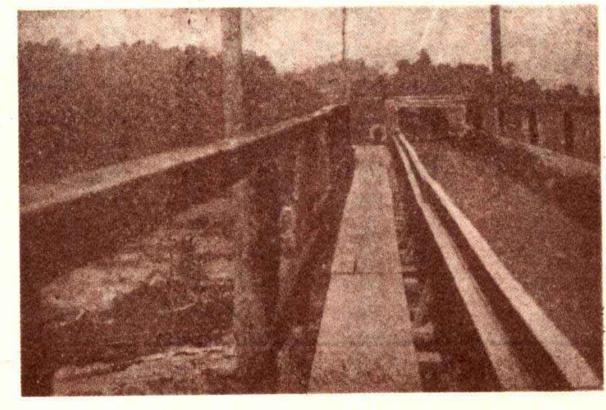
(1)吉隆坡德興錫鑛公司前門



(2)錫鑛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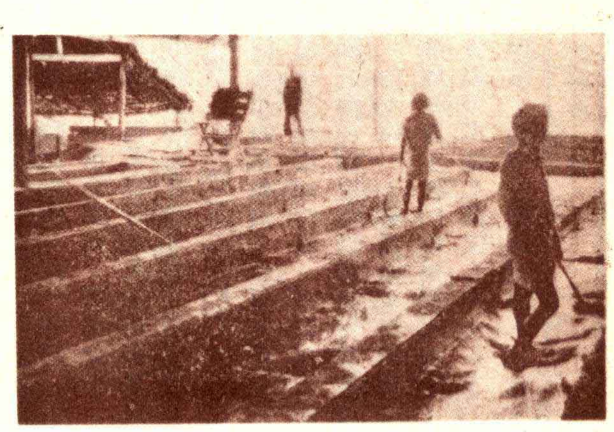


(3)錫鑛由地面掘出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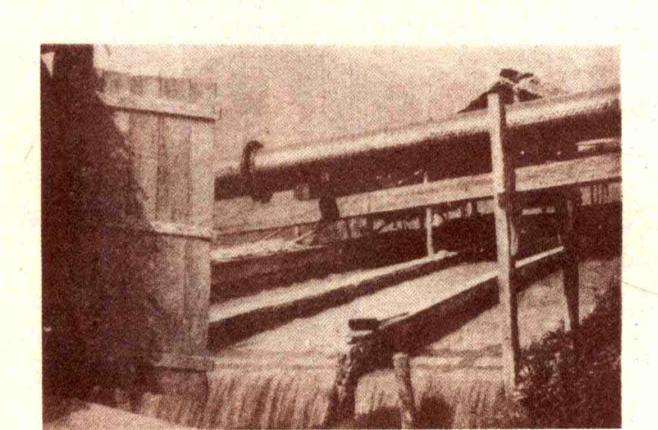


(4)由地掘出即搬上倒入水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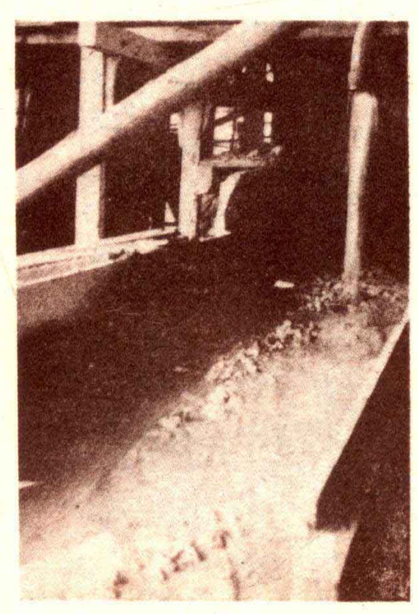
(5)錫鑛由水渠中運囘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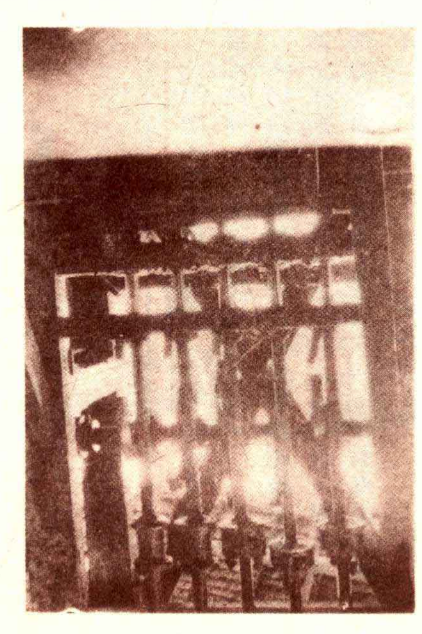
(6)水渠中途汙氿之沉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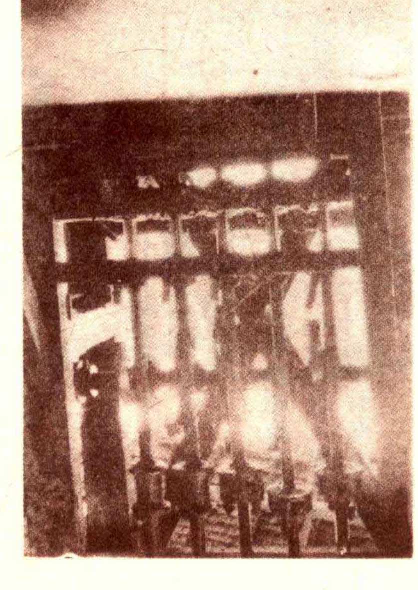


(7)水渠進廠處之流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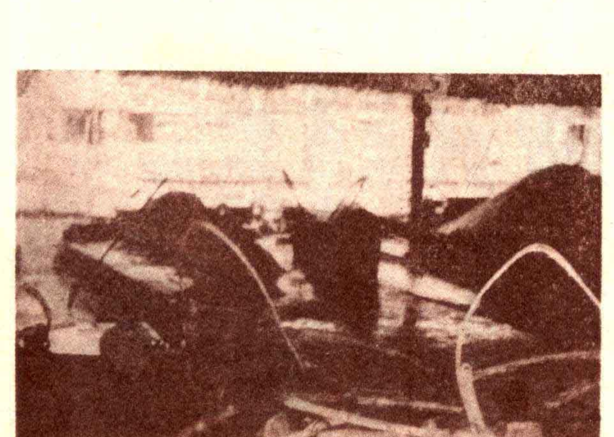


(8)用清水冲洗錫鑛





(9)將大粒之錫鑛軋碎



(10)錫鑛無須製鍊即得純錫

（圖右成堆者即錫粒預備入桶出廠）

容君逸園，上海南洋烟公司實興錫薄廠經理。數月前南遊，並考察當地實業。歸示照片甚多，其中有參觀錫鑛始末程序之照片，甚有實業參考之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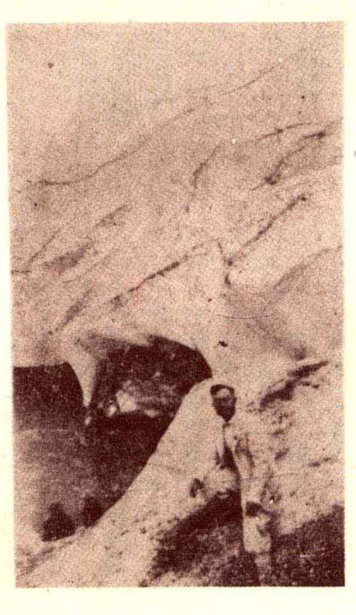
亞拉士加 Alaska 遊覽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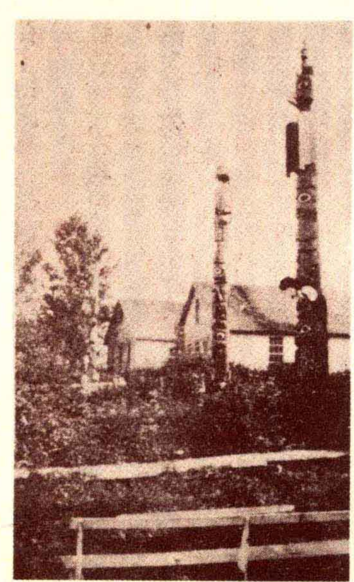

梅景周君遊亞拉士加時捕得之沙魚


亞拉士加之海鷗

『亞拉士加者，美屬之山岳國也。「聖亞利亞」最高之山峯，橫貫境內，全國面積，共五十九萬方哩。足當美國獨立時十三州之地，而蔽凍之冰雪，不毛之岩，居其六分之五，曠野之中，長林蔓草，人跡杳絕，惟有紅種人，持石鏃手鑽燧，相與出沒而已。乃至俄皇大彼得之世，東征西討，頒令造船，以成探險之隊，而命令海軍大佐伯氏親督之。于一七二五年由西伯利亞出發，渡伯伶海峽，而至亞拉士加。與堅冰戰，與積雪戰，與白熊戰，與士蠻戰，乃至與飢渴戰，與死亡戰，其探險隊幾中止者屢矣！然伯令氏以堅忍不拔之力，冒苦排難，卒戰勝土蠻，亞拉士加之半島，全歸俄羅斯之統屬。數萬年來鴻荒黑闇之天地，遂發現於地球之上，俄皇之威名，因是亦震動寰宇。乃後政綱不修，國庫空虛，一八六七年，卒以七百萬金售亞拉士加于美。俄羅斯之旗幟，遂不復飄於此山岳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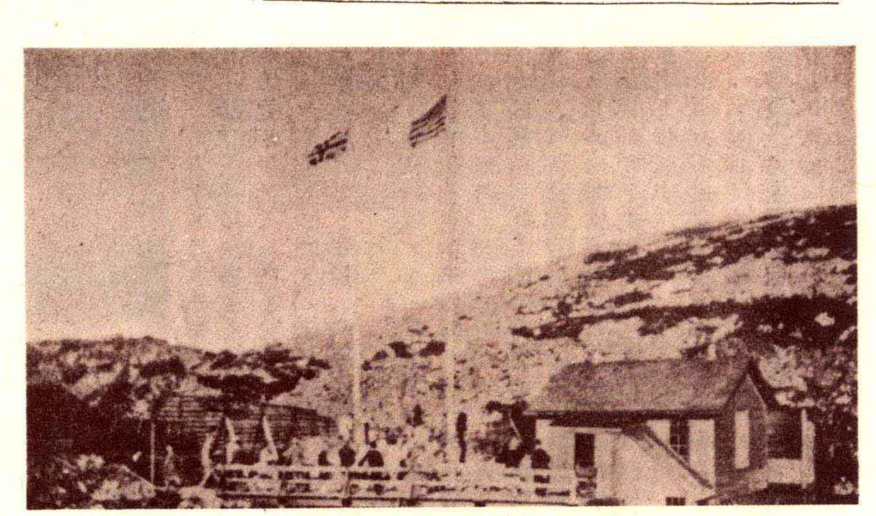
右文係錄自旅美華僑日報梅景周君著之「亞拉士加遊覽記」之一叚。梅君擅文學，且除記撰數萬言之遊記外，更攝有遊歷照片甚多。茲擇尤刊于良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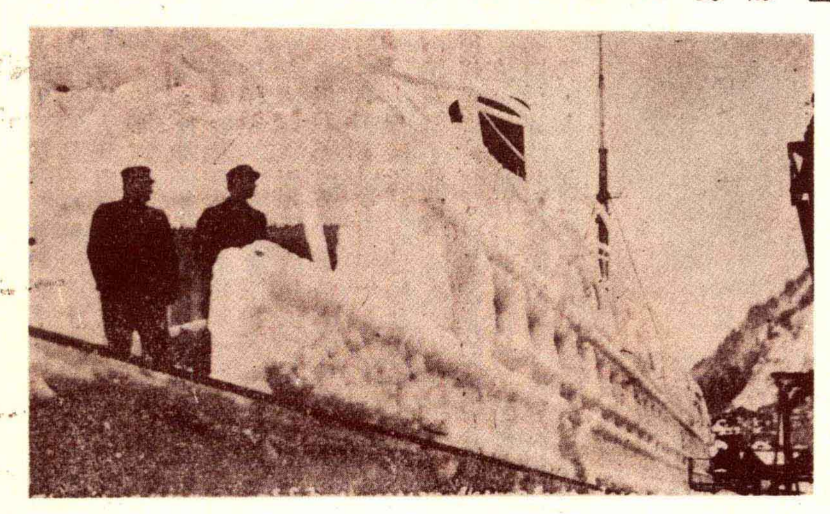

梅君在萬壘河冰川之留影


土人迷信之圖騰木柱

亞拉士加之土人


亞拉士加交通多用犬拖雪車


槐柏市——加拿大與亞拉士加兩國屬地交界處


亞拉士加船上之冰雪

長虹

紅餤

他呀，他那樣的人兒呀，
我是受他騙了！
他好像那道長虹，
呵！瞬刻他就變了。
——蠑螈，第三節，沫若卷耳集。

發出殘光的太陽，慢慢地西沉去；一幅黃昏景象的大地，漸漸的黑暗了。可是那些還留着半明不滅的光線，却把一所屋子射着，似乎不忍令牠同時的沉入陰鳥之域，致使牠的女主人——一個爲病魔所糾纏着的少女——受多些痛苦呵。

這位少女穿一件和雪般潔白的睡衣。斜倚着一張梳髮。在她睡牀的對面，就是一個垂着素紗帳的玻璃窗子，在這窗子之下，就是她所倚着的梳發了。她的身軀眞是瘦弱得很呢！本來像紅桃色的她的粉臉，現在竟看不出了，祇留着一副灰白憂愁的面孔。幸而這個睡房也還乾淨，充滿一片淸幽之氣，黃柚木的書案上那些書籍很整齊地排列着，藍綠色相間的地毯上的碎紙也給秋霞——她的侍女——執拾去了，那麽，她的煩惱，和他感覺着的痛苦，多少也可以略減些罷。

「亮哥！亮哥！你眞是這樣？」她說着，在所說的聲音裏面，活現着她的憤恨的狀態。

秋霞正在睡房東西的一角，燃着燐寸把在那裏小桌上的火酒爐燃着，意欲煲些滾水冲煉乳給她充飢；因爲現在已是六句鐘了，正是進食的時候。照醫生說她祇可吃牛奶，別的東西都吃不得，恐妨與她的安全上有了阻礙。她們互相的距離若有三丈左右，但秋霞——她最切近侍者——却明白她的感觸了。於是行近她的身傍向她勸道：

「志連姑娘何苦來！還是望你保重，保重。多麽的苦惱於你恁般軟弱的身軀，是非常有害的。請你放開些吧」。

她聽了祇是不做聲地把頭垂着，秋霞又說：

「請你靜心的倚着。遲些兒我就奉熱奶給你呢。」她說罷就去繼續着她的工夫了；而這臥病的她[illegible]是把頭垂着。

表面的看她，固然是靜默非常似的；但她的腦海中，却透現了多重的想像：

「歸于溟然的夕陽之黃光；
落似零星的秋中之梧桐葉；
和以輕清的天氣，
爽快的我的神志；
是飄然，又是得意：
呵！這猶不止：
加以愛神與我偕，
令我到了茫然而無憂境地」。

她第一幕的幻想，給這首詩配置到妥當了；她因迴憶到一個秋天的一夕，她正坐着一張放在她的園子內榕樹下的石凳，四圍的景緻 和上邊所描寫的許是差不多吧。她心中充滿了欣悅，在等候着她的好友慕貞小姐呢。她遠遠望見慕貞姍姍行來，惟是，忽一不留神，就連她的影子也不知往了何處。

「是了！不必疑了！你一定正頹倚在那生滿了綠苔的大石塊後邊，令我看不見你罷」。

她這樣的料度她的好友。她用最淸高的聲音，向大石塊那邊喊去，好待那捉弄她的慕貞走出來見她：

「慕貞還老藏着爲何呢？我已經看見你了，快些出來吧，不必鬼鬼祟祟來戲弄人」，

「志連姊姊，你不知我所做的是爲你麽？亮哥對我說過，他定着這時來和你密談呢。我估量現在他已經來了，和你坐在一起了，比方你們喁喁細談着怎好意思來驚動你們呢？呵，呵！」

慕貞說完了，祇是不做聲地微笑着，向着她。她當然也不肯放過，便說出報服的話道：

「既是如此，也算你懂點人情。但我們太熟了，這樣的作法是要免的罷。……可惜！可惜！你却把向你在春天時寫情書說，春水碧色秋氣如華的那位陳君謝絕了。不然，當你們一對兒逛街之時，我一定的不像你這般鬼鬼祟祟的藏躲着。出些法兒，把你們弄得「欲速則不達的」氣壞了。」

慕貞聽了陳先生那三個字，不禁激起她的憤火上來，正要發作，恰巧在她們的背後像有愈來愈近的革履碻碻之聲响着，她便像把正欲言的改了說

「呵是亮哥哥來吧？」

「我道未必」

他們回轉頭來，亮哥却正正立着他們的背後了，他對志連說：

「連妹可淸閑嗎？」

「不大淸閑得，」

「不要誑我吧。暑假還是未完哩，你一定是沒有大事去幹的。六時我們和K隊賽足球呢，特地走來約你去看，」

他又對慕貞說。

「劉姑娘也請一同去。最好的是你們有了伴。不去就不爽快了。」

「好的我們去吧。」慕貞對志連說着。

她聽了，心中多麽的快慰呢，巴不得立刻就動身了，因爲他——亮哥——一同在場，但她覺得不好意思答應說去。反不由心的說出下邊的話來：

「貞妹，我們不去吧。去甚麽呢？」

「我們還是順着亮哥的意好。他既是恁般的誠心請你，爲何又要裝模作樣的抵賴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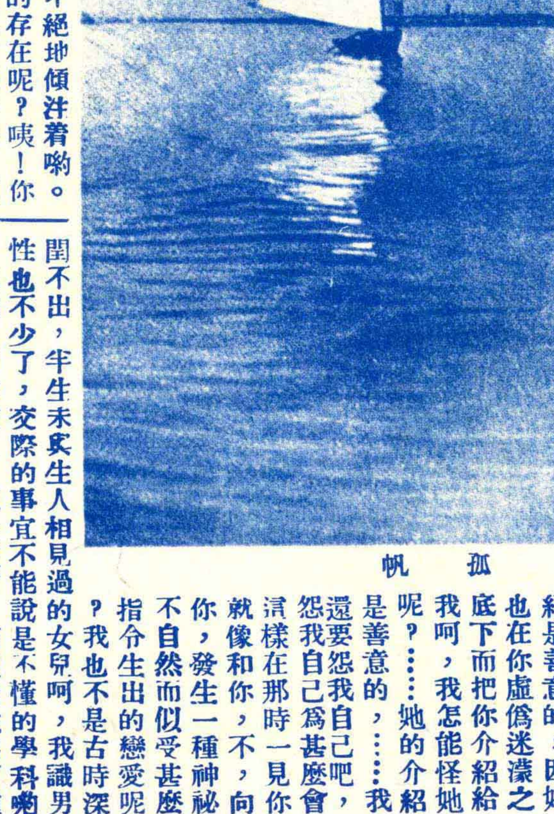
慕貞一面回答，一面便扯起她向園門走。汽車已經在候着了。他們上了車，輪聲一動，眼前的境物一層層一回回的退後和表現：樹木淸蔭的街道迎着他們來了，秋風把他們拂着了，亮哥哥的溫的聲音常常在振蕩柔着她的心魂悅目的景色不渴地在她的四圍迴旋着，呵！他是何等的欣慰呢？她在這樣想着。

呵，這樣的現境，今日看來可是像夢幻泡影了，我可再由理想而占有罷但這樣的却是虛無飄渺了，她在這樣想着。

她的迴想又轉到第二幕，喲！大概是向他——亮哥——拿愛情當把戲看的亮哥，——無聲地怨罵着罷。

「那時不是夏天麽？那時我還是一個天眞爛漫的女兒哪。日中學校的生活，像多麽淸甜的鑿泉，向我不絕地瀟灑呢。夜間阿母的慈聲，和家人的愉樂聲，像多麽可愛可貴的天國之福音，向我不絕地傾注着喲。誰有你那廝，這廝，在我心裏的存在呢？咦！你，亮哥呵！你是這樣的人不是我家的亮哥能。而且你也不配這樣的稱呼呢。韋棠，這是來應當叫你的了。韋棠我委實地怨你，委實地怨你喲。好好的無瑕疵的靈魂，已給你這樣的犧牲了這令我多麽的怨悔喲，若是我知道這樣的結果，那麽，我也不會將我的心魂作恁般地無爲的犧牲了呢，韋棠，你是已經和人定了婚約的人了。這是我知道的。但在那時迷於你的假愛和虛僞的我，我是心信你的，我心信你像你對我說：

「因這個原故——這我愛你的原故，我便要反抗我底父母了，他們在我很幼稚的當兒，已和一個鄉中的女兒訂了婚了，我長大了，我也知道這事了，我也朋白愛的意義了，因此就不願胡渾地把這自有的權利和生活拋掉，鄉中的女兒，我和她也不曾會面。怎能和她忽然而成婚呵？就是像如此說來：我懂她的學問程度的高下，品行是如何；但總是不能得着相對淸澈的明瞭，這淸澈相對的明瞭是不可得的，比方乏了親近的機會，



孤帆

所以，我對父親提出意見，決心把這項婚約解除了，那鄉中的女郎，憑着她現在入學數年以後的知識，也不願和一個會未相見不知好歹的男子訂婚呢，她聞得我有這種表示，她也像——由消息的傳遞，——立意附和了，無奈舊家庭的約束，和專制，至今還有這問題存在着，懸而未決似的，但我不理會，總是不理會，祇要我們將來……使拜謝上帝了。」

呵！你所說的多麽的甜蜜喲！

但我是不能單獨的怨你，和恨你呢，而我也不能恨着青姊呵。她是善意的介紹你給我，像我——在不能澈底明白你是怎樣的，而愛你的，把你的虛僞以爲是眞誠而放在心上的，和你恁般親近的我，——也不能認識你的究竟，她又怎能夠明白你呢？她的介紹是善意的，因她也在你虛僞迷濛之底下而把你介紹給我呵，我怎能怪她呢？……她的介紹是善意的，……我還要怨我自己吧，怨我自己爲甚麽會這樣在那時一見你就像和你，不，向你，發生一種神祕不自然而似受甚麽指令生出的戀愛呢？我也不是古時深閨不出，半生未實生人相見過的女兒呵，我識男性也不少了，交際的事宜不能說是不懂的學科喲。但我見別的友人，總是沒有，而沒能生出何種的感動，惟自見你之後，爲何便有這麽的一般心理的發生呢？咦！韋棠，我不止恨你，我當要怨自己罷。

呵，當時的我，——在未識你以前的我，——是何等自傲自己的純潔呢！現在許是沒有自傲的餘地了。痛苦，正像受着水的淹，火的熾，荊棘的刺的痛苦，在心魂受着惡魔的毒爪的揑攏，受我沒有別人，而連我自己亦不能見恕的痛苦，是我自作的吧，是「處女之神」嘲笑着的痛苦，是你的施與的吧，我怎麽不怨我自己？而你也那能不受我怨恨呢？

和風拂着樹葉，孕成那簌簌的脆音，成爲鶯兒的「黃金曲」之節拍了，閒懶的白雲，印在水中的影子，增加香江無限的景色了，落日的光華，淸晨的爽氣，在在都是由人賞玩喲！但這些和

我是陌路的對境能。灰色的天地，陰沉的現象，把我籠罩着了。

韋棠，怨你的我，卻要謝你。你把愛的意義向我解釋，令我明白「如何是愛？」

我還記着，前年的秋天一夕，我往訪你。當我告辭，你還要踏着月色送我一程。夜是深沉了，行人也稀少了，徜徉在U道上的許也祇我們罷。你愛月亮的清光，求我在這幽靜的道上再行一個週旋才回家。請求是這樣的請求，正正和我所望的相符，我那能推辭呢？我們的脚步不住的向前踏，遠遠的一片樹林漸漸的依近我們了。樹林的影子不一時把我們遮着了。我那時味了一種神祕而甜蜜的感覺，今日始覺的感覺。我不知我是我，不，我沒有智理了，我不知我是在快樂或是悲苦。我——這不解爲何而無意識的我——的身軀經你挽着了。那時的吻，呵！那時的吻！

我現在怨你，因你令我有了心神的桎梏喲。但我不由不感謝你。在你對不住我之時，我是感謝你的。你和我最親切的行爲祇是這吻罷。不有其他的，不有其他的。你沒有令我美淨血輪，清潔的身體污濁呵。這可以令我有生機。令我再有爲世界貢獻有益的犧牲的希望了。

你是多麽的假僞喲！你在同那年的冬天，曾寫一封信給偉妹，她轉給我看，可是我還記着信內最足注意的幾句：

「我和連妹的愛雖在甚麽也能轉移的環境之下，也是不能移動的。因爲我們得了明瞭的見解呵。你的年歲也不少了。在你和我這般的相知，我也因此不隱瞞的向你問一聲。想你不會怪我的。你所交的男友也多得很了，其中可有在你美滿的心靈留着微妙的神感的麽？我敢說，若你肯說給我知道，我必然盡力，必然；……你看到這裏，你必定露出不安的態度了。但愛的質是神怪的，在你現在該當明瞭她的時候，在我現在該當幫忙你解釋她的時候，你可不必驚羞起來呢。我把忠誠的心向你問，信你是不會說我多管的罷。」

韋棠，這是你由衷地說出的罷？怕你如今見着偉妹之時，你卻拿甚麽來分辯呢，自欺的僞善者喲！

她愈追沉，愈迴憶，愈苦惱了，以致眼前覺着一週的昏黑。她竟像失了知覺了。秋霞還未知道呢。與她在空房裏作夥伴的，祇有一片的寂寥。她的朋友都以爲她的病挽救是絕望的了。往看她的回來說，她的神態很苦惱，她的體魄很瘦弱。她在睡牀眠着，她和她的睡牀相伴不離的大半個月了。她每次要起牀，但她病的環境不許她。她渾身像火炙般熱，熱過了一零零度了。她常常有痛苦的呻吟。她灰白青黃相間的面孔，和她以前送給我們的照片上玫瑰般美而微笑的顏容相反。他們一面說着，一面現着很爲她悲的形狀。

她眞的是這樣，在她灰色的天地裏她以爲自己和死神接近。

她眞是爲這些不值得而犧牲能？不，她最澈底和最後的覺悟對她說：你不要這樣的愚昧啊。快起來，以你的聰明爲世界利益的引導犧牲罷。可貴的生命和名譽，爲這無人諒解和毫沒效果的而拋棄，多麽的可惜呢！一般的青年，對於戀愛的意義，還是要請像你一樣的有經驗的過來者來幫忙和解釋罷。她就在這個觀念裏決心了。

她終竟是這樣決心了。她以爲若實行她的殉愛主義，那位在上海和S.P.女士結婚的韋棠，是沒有影響的。他或者祇會爲她發一個慨嘆，這也恐怕未必，許是反要笑她能。

「但聞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她於是決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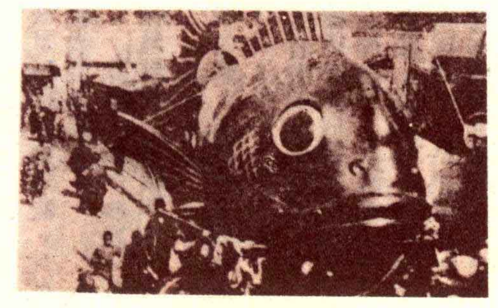
應酬，交際，工作幾種生活的忽忙，把時間長久的歷程緊緊的蓋過。她的朋友忽然地見着她，不禁錯愕了。其實也不必驚愕，也不是忽然，她已經痊愈了好久和休養了月餘；在她覺着很久，但在他們就覺着忽然了。他們又見她顏容飽滿，因就不禁驚愕罷。

她現在由S.B.中學畢業出來，她分配她的工作和時候：每日上午在貧兒學校內當義務，下午在U師範修業。

韋棠和L女士同攝的照片偶然在她友人手裏給她翻來看見了。她憶着他以前送照片給自己的情形，他往澳洲她在送行者中和他神會的一片依依不捨的情形，她幾乎要痛哭，但這麽的魔惱與她的光明的決心和行爲比較，不能力敵，像煙雲的升散於太空而消滅了。她的決心令她發出微笑，她對着這照片由衷的微笑了。她的友人見着她的神度與他們以相反的表像，他們奇異了，相對着說：「她多麽的寬宏呀！」

現在和以往是相對一樣的她，但不是絕對的她。以前的好說笑和嬉戲；現在她卻帶着無邊的莊靜。她爛漫的天真，似乎和她告了離別。她像是充滿希望的，也像沒有希望的。

孤帆　盧楚寶攝



日本舞大魚



美國活動福音堂



巴黎婦女頭髮新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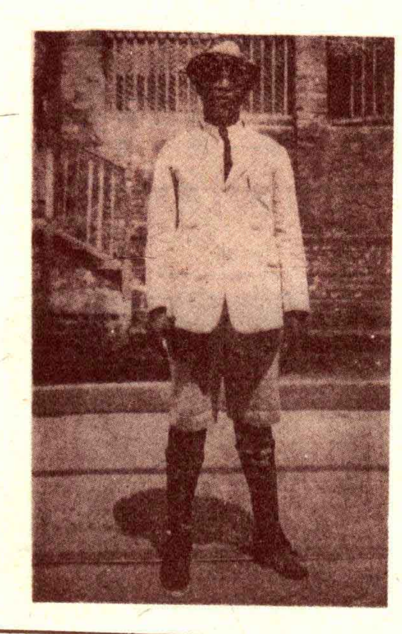


美國洗杯碟比賽之得獎者S. Bolder女士，於三分廿一秒半時間內，洗抹碟廿隻，杯十隻。



非洲土人貴族少年頭髮榮耀之裝束

南洋一矮人（年四十高三英尺半）（廖傳修寄）



南洋一高童（年十歲高六呎二吋）（廖傳修寄）

冬季新裝束美

——萬古蟾 萬滌寰 合作——





委員先生底聖誕節（續自第廿五頁）

澤的中央，這沼澤底邊際是消失在不可透視的黑暗之中。

「喂，上前去」！翁特拉對他底馬兒們咆哮着。他底有力的少年人底聲音在黑夜中回響。隣近處有幾隻野鴨激動地鼓翼飛去，消隱在黑暗裏面。

「我猜我們也要變成水鴨子從水裏游水出去了」，翁特拉想心思地說，「否則—」

「啊，你傻子！只要等到我們走出了這個地方！我要把你身上的根根骨頭都打斷！我們是要像耗子一樣地淹死在這里了！你這驢啊！」

「不，我們不會淹死的，委員先生，我們不會淹死的，不要害怕。在這種的黑暗裏而任你是誰也可要迷路的。靜一點吧。」翁特拉說，就開始去考查馬身上的東西，捆上解開各種的皮帶，高聲地咒罵，縛着，解着，不斷地咀咒。最後他重復坐下在車夫底座位上，揮動他底鞭子大喊，「喂噫，哪，走罷！」馬兒們拉了車向前走。忽然地內中有一匹馬脫出了車桿，搖搖跳跳的走去了，脫離了羈絆。另外的那匹馬站在車邊不動。

「呵，你！現在什麼事情發生了？」委員驚呼道。

「停住，你！陶雀，陶雀！」翁特拉對那匹得到自由的馬喊，就開始去說好話勸牠回來。

但是那畜牲被水所嚇壞了，轉過身子，小心謹慎地向岸邊的那方向走去，牠漸漸地走遠看不見了，完全不理睬他主人底懇求。

委員驚惶地立起在馬車裏，混身都露出恐怖。

在那時候翁特拉迅速地跳在另一隻馬底背上，隨着陶雀所走的路追去，繼續着高聲喊道，「陶雀，陶雀，等一等！回來啊！陶雀，陶雀！」

「你到那兒去？停住！你在幹什麼？你這牛！你這發瘋的傻子！啊，你低賤的農民！我要收拾你！」在黑暗中只有快活的笑聲是翁特拉底回答。

「啊，你牛，原來你要丟下我在這里！死在這里！讓野獸們來吞吃我！孩子，不要幹這種事情，請你，我求你！」委員用一種發抖的聲音懇求着。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委員先生！」翁特拉底聲音響着，「在這水渡裏是沒有野獸的。只要混身裏起來，使你不至於受寒。明天早晨，——清早的，光的而且早的——我要來。馬車裏有稻草，替你自己做一個床。我不會向你要過夜費的！」

「孩子，不要說笑話，」委員懇求道，「不要丟下我！回來吧！把我拖出這里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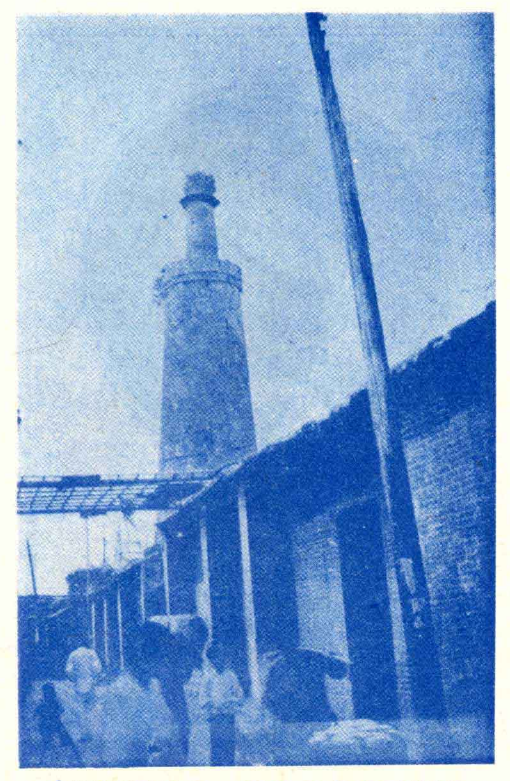
「天黑了，先生，很黑了。我不能看見一點東西！而且我底馬又逃走了。我怎樣能夠幫助你呢？我不能夠！」

委員聽見這嘲笑的聲音從黑暗中送回。他看了這種情景非常害怕，獨自在這可怕的沼澤裏；他不禁哭泣地哀求起來。「翁特拉，回來！請你——請你！我要多給你錢，——給你不論多少錢！幫我脫離這個地方！我要死在這里了！我有兒女！他們等着我！現在是聖誕節了！你沒有心肝麼？」他底聲音在絕望中破裂了。他聽着，但是沒有回音。後來，彷彿失去了知覺似的，他向不回答的黑暗怒叫：「啊，你這東西！畜生！你牛！你畜生！回來！帶我出這里！可憐吧！我底兒女聖誕節！你鄉下小畜生！你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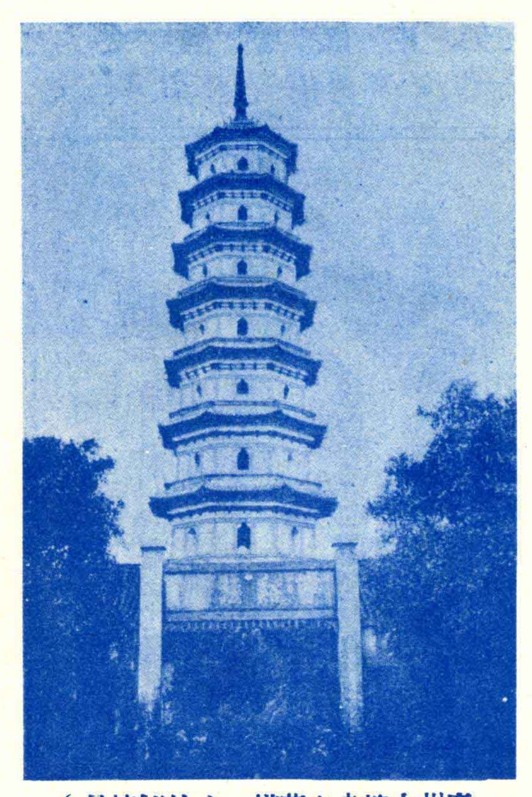
於是倒身在車裏他把他底皮外套拉在身上裏住，忽然像一個小孩子似地哭了起來。

但是黑夜並不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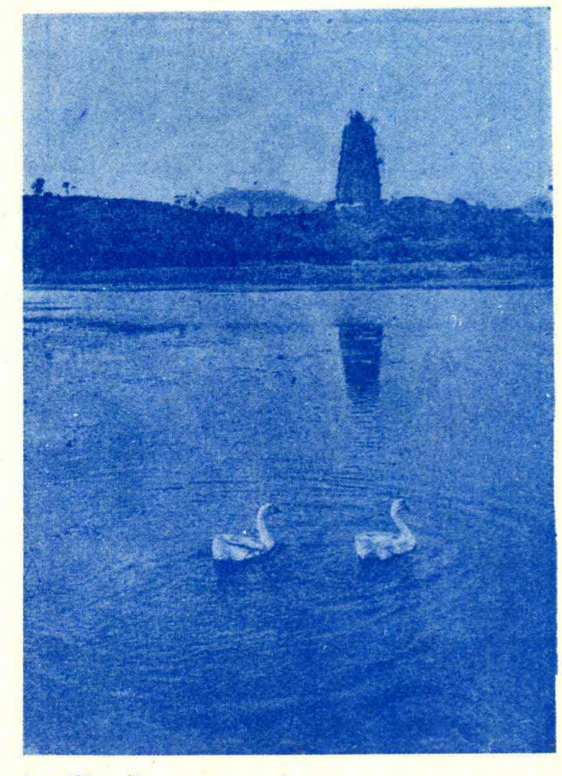
十六年，十二月，十九夜譯於上海。（留）



廣州回教寺之光塔（林國棟攝）
（建於二千年前）



廣州六榕寺之花塔（林國棟攝）



已倒之西湖雷峯塔（黃維慶攝）



塔之覽展



北京一塔（麗昌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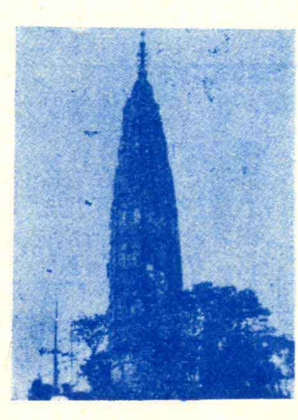


北京一塔（趙承信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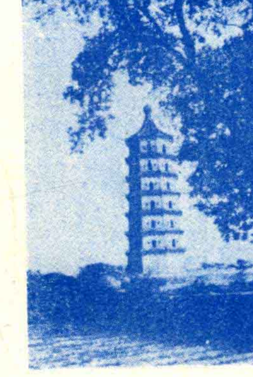
被雷轟折之鐵塔（盧楚寶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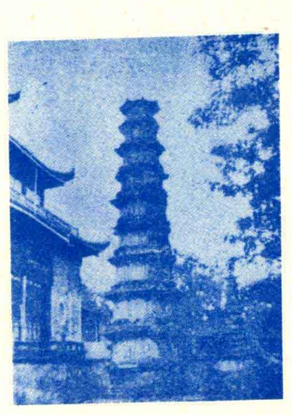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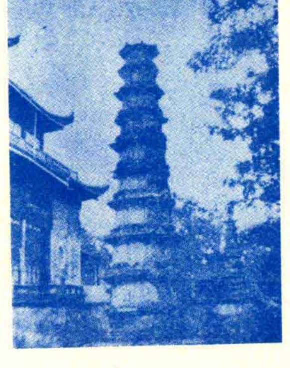
杭州保叔塔（余漢生攝）

塔爲東方建築美之特徵。在我國境內，塔之種類形式，多至不可勝數。本期塔之展覽，不過一小部份耳。他日倘有遊歷考古家能攝集中國之塔而述其歷史，當必成一巨書也。風景照片本報刊登不多，故存稿頗不少。茲分類刊出，以增意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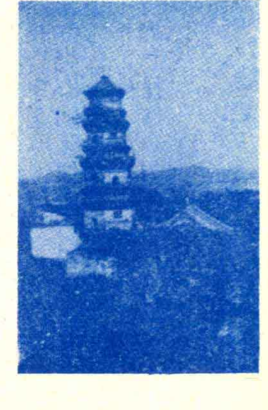


嘉興塔（麗昌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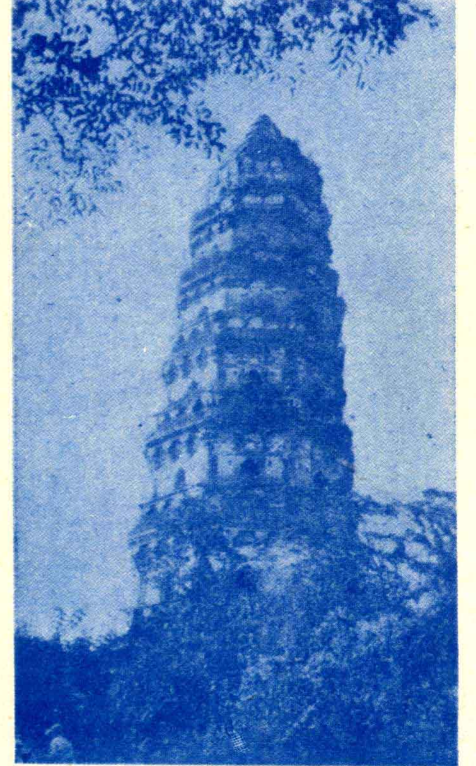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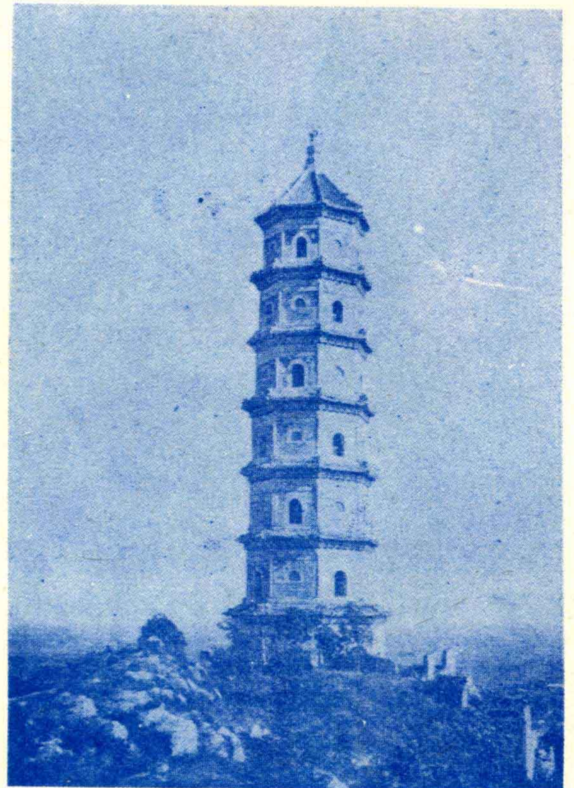
杭州一塔（余漢生）



赭山塔（伍宗駿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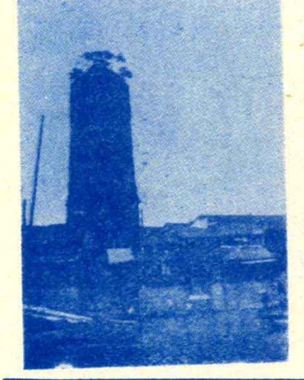
蘇州虎邱塔（伯泉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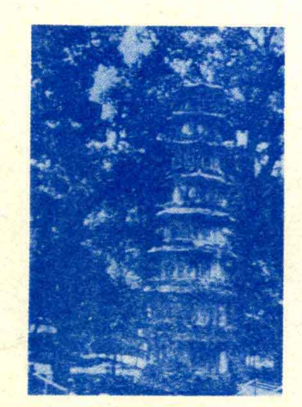


玉泉山之華藏塔（趙承信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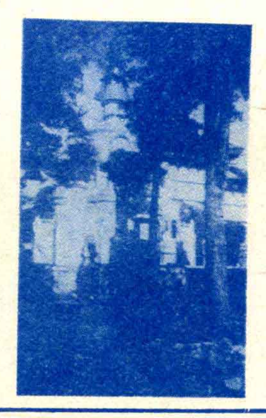
北京玉泉山塔（趙承信攝）



蕪河古塔圖（伍宗駿攝）



靈隱塔（余漢生攝）



北京喇嘛塔（麗昌攝）



嘉興古塔（麗昌攝）



北京古塔（麗昌攝）



俞鴻鈞君之女公子筱鈞女士年八齡善歌舞（郎靜山攝）



戴美蓮俞筱鈞兩女士表演「公子夢」（郎靜山攝）



戴恩銘君之女公子美蓮女士年七齡善歌舞、（郎靜山攝）



賞菊（劉南笏攝）



歌舞家蔡致和女士（林澤蒼攝）



賞菊（林澤蒼攝）

蘇州景海女學生歌舞化裝（林澤人攝）



蘇州景海學校幼稚生跳舞（林澤蒼人攝）

編輯餘談

近年，尤其是最近半年來，共產黨在中國做出許多不可赦的罪過。革命力量之所以分裂，革命軍之所以曾失民衆和外交的同情，都因共黨從中作祟。共黨的陰謀殘暴從前未必人人知道；但經過這回廣州共黨禍亂發生之後，人人都可看見牠那兇獰的眞而目了！本報接到共禍照片很不少，現在選登了三頁，始末經過，閱者可大略看得明白。總之，這回酷刼是一件很慘的事；但共黨不能佔最後的實力，倒算不幸之大幸。

一年內，航空事業在世界佔一重要位置，受歐美人狂熱的注意。競起冒險冒難，成功的固時有所聞，犧牲性命的却也不少。這種航空狂熱以美國最甚。數月前第一次飛渡大西洋成功的林碧，竟成了一個近代的大英雄。最近林碧完了三個月的旅行。這三個月中，受約三千萬人的歡迎，赴六十九次大宴會，作一百五十餘次演說，報張至今仍常刊他的照片，受人崇拜，簡直是近世所罕有。平心而論，林碧的成功，對於世界有不小的貢獻，他的精神魄力，很值崇拜，不過素來好奇及偶像崇拜的美國人，未免太過大驚小怪了罷。

梁竹亭君的雕刻，值得我們國人注意。我們希望梁君將來不但在外國有所成就，而且對祖國藝術有所貢獻。

在體育之頁，我們可找着良友球隊。那球隊是由香港良友分公司職員集合一班良友所組成。風聞他們的戰績大有可觀云云。

本期有兩頁很有價值的遊覽照片。一是容逸園君的南洋錫礦參觀記，一是梅景周君的北美亞拉士加遊覽記。兩篇都用圖多字少的方法，既可作風景片看，又可增我們工業上史地的見識。

上期風景照片會發幾幅亭子，今期作一個塔之展覽。塔的形式多得很，這裏不過！小部分罷。

封面裏頁的一段啓事，請閱者注意——本報由第廿五期起，內容與外觀都刷新。同時因爲有必要的理由，決定加價。相信本報刷新進步，必得閱者贊助；而本報加價，亦必得閱者原諒的。

一年完了，我們應當怎的近接眼前的新日子呢？在己往己死的歲月當中，我們都曾有不少快樂的事情，同時亦必有不少失意的留痕。然而己往己死的一切，到底不必多回顧。讓我們大家踏進新歲月的領域罷，讓我們努力尋求幸福與成功——幸福與成功不是他人所施賜的，是要自己努力博來的啊！

敬祝良友們，把一九二八年新的生命，放在美滿的幸福當中。

——梁得所　在良友編輯室。

倫敦博物院中之中國雕觀音
中國新聞專家戈公振先生寄自倫敦

東方唯一的電影刊物

大革新的

從第十五期起大加革新

銀星

盧夢殊編

第十五期現已出版內容非常豐富

內容提要

圖畫

林楚楚女士
楊愛立女士
王謝燕女士
侯曜先生
高西屏先生
Pola Negri女士
Marguerito De La Mott女士
Douglas Fairbanks
兩個Fairbanks
斬龍遇仙記

文字

本刊改組宣言……編者
影劇撫言（續）……陳趾青
影劇的特長……蔚南
有皮鞋穿……梁得所
藝術革命化……映斗
劇本的商榷……百合女士
「星火」自序……盧夢殊
影場回首錄……妙悟
珂玲慕露之眞史……懷麟 春暉

譯載

華納之死……屠龍
其餘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期

定價大洋二角　全年十二冊大洋二元郵費在內國外連郵費二元六角

上海北四川路二十號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王開照相樓

上海南京路P五二八號樓上

電話中央一三六五號

□攝影同志趕速加入…………

中國攝影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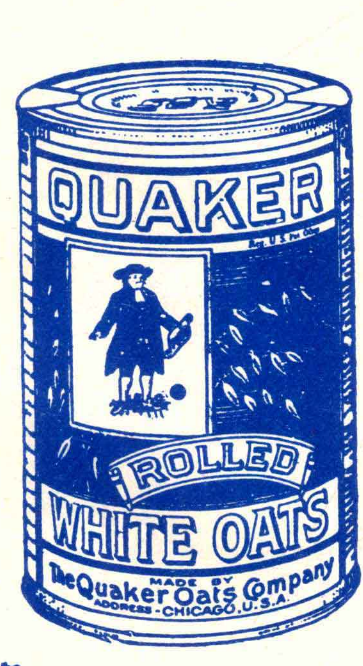
共同研究！

本會成立迄今。已屆三載。提倡藝術。研究學理。信用卑著成績優美。且於攝影界獻極多（如新發明「露光計時儀」「平面測距標」及出版書報，新聞部供給照片於世界各國。攝影比賽等等）早於報端發表。爲國內研究攝影唯一機關。會員已達八百餘人。玆擴充會額廣徵會員。凡男女好研究攝影。有無經驗均得爲本會會員。入會後除得享受各種利益外由本會贈閱攝影畫報一年皮面金字「袖珍攝影良友」一冊欲知詳情。函索章程附郵二分寄上海南京路廿號卽贈

Quaker Oats

老人牌桂格麥片

病後體虧消化力勢必薄弱以其體虧論是宜補而消化力弱則又不能補尋常食物往往顧此失彼惟桂格麥片則既極滋補而又易消化食之最宜



各處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郵政箱第六五〇號
貿勤洋行經理

本埠代售處

泰東圖書局	四馬路	國民書局	棋盤街
上海圖書館	四馬路	民智書局	棋盤街
光華書局	四馬路	新月書店	望平街
惠福花紙行	南京路	惠林公司	北京大戲院
惠福花紙行	北四川路	蘇新書社	徐家匯南洋公學

外埠代售處

中華書局	南京花牌樓	小說林書社	蘇州觀前西脚門
民智書局	杭州壽安坊	文怡書局	蘇州觀前街
世界書局	無錫書院弄南	振新書社	蘇州觀前街
共和書局	廣州永漢北路	南新書社	眞茹暨南大學
至寶書莊	成都青石橋	崑記書報社	天津泰康商場內
中央書局	南京花牌樓	强華書局	廣西南甯考棚街
天津書局	天津南開學堂大街	商務圖書館	廣西桂林後庫大街
文敎書局	瓊州海口北門馬路	華陽書報處	成都昌福館中間
江灣書店	江灣復旦大學	共和書局	汕頭

國外及南洋羣島各代售處

誕眞信君	加拿大雲高華	上海書局	星加坡水仙門
發明公司	美國金山正埠	上海書局	南洋吉隆坡
三民公司	美國紐約	上海書局	爪哇泗水
廣和書局	檀山正埠	上海書局	南洋蘇坡
新新書局	南洋梹榔	上海書局	南洋蘇六甲
新新書局	南洋怡保	通商書局	星加鼓吉甯街
錦文書局	南洋梹榔	兢兢書局	南洋梹榔
明明書局	南洋梹榔	進化書局	南洋梹榔
南中書局	南洋巴城	吳光彩君	緬甸仰光埠
中華閱報社	墨國末市卡利埠	醒華日報	加拿大都朗度埠
精華書店	安南堤岸水兵街	杏芝堂	祕魯利馬埠
國華印務局	荷屬日里棉蘭	正興公司	新嘉坡
鼎新書局	緬甸仰光埠	義泰公司	加拿大雲高華
美萩號	安南西貢	博文齋書局	非島馬尼拉
端文齋	非島馬尼拉	繁華公司	蘇島日里棉蘭
大成書局	瓜哇吧達維亞	大成藉局	爪哇泗水前池安街
傳藝公司	暹羅京城自越橋	小小公司	暹羅白越城
明星社	非島馬尼拉	工商日報	美啲芝域

本報歡迎投稿

本報每期需用圖畫文字稿作甚多，除特約供給之外，更歡迎各處良友們投稿。關於投稿有幾點請諸君注意：——

一，圖畫適用的有：中外最近時事攝影，美術作品，富有意趣的各種零碎照片。

二，文字因限於篇幅，最好以短篇小品爲適宜，每篇最好不出二千字以外。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稿末註明投稿者姓名住址；照片則於背面詳加說明。

四，稿件取用與否。概不退還。但特別聲明要還者，請附足回件郵費。

五，稿件取用後；以現金及本報爲酬。酬律不能定例，視稿件之價値從豐酌奉。倘却酬者請聲明。

六，投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輯部收」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每月一期）

定價每册大洋貳角　外埠另加寄費二分

編輯者　梁得所

發行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印刷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分發行　香港大道中良友公司支店

由廿五期起定閱

國內		國外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三元六角	二元	四元二角	二元四角

寄費一律在內（郵票代洋九折計算）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以後，凡定閱須照新價由第廿五期定起，倘欲得廿五期以前各期者，請以每册二角之價零購。

日本朝鮮均作國內新疆蒙古香港澳門及南洋羣島概作國外



香煙大王

大聯珠

為吾中國
最廉最美
之香煙同
胞愛國宜
購吸之（赫公）

中國南洋煙草公司出品

NO. 826